

淨化現代人心

建設人生佛教

主人

第三十卷 第六期

目 要

中國當代佛教的苦悶

唯識學是青年的

禪在佛教中的地位

佛教在西方的蓬勃現狀

佛教的人生觀

戒律思想史（續）

六祖傳考（三）

三十五年宿疾一旦除

談忍耐

揮別（短篇）

遙寄

聖殿

張廷榮

楊乃超

釋西諦

劉思平

李世傑譯

曾普信

月基

寒兵

荷芬

謝冰瑩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六月十日出版



館化文教佛華中

— 頁畫濟慈 —

右上：領衣貧民排隊

右中：東初法師開示貧民念

佛

右下：東初法師說明救濟舊

衣的來源

左上：東初法師親將衣物發

給年老貧民

左中：東初法師親將衣物發

給婦女貧民

左下：東初法師親將衣物發

給年幼貧民



中國當代佛教的苦悶

聖嚴

——送青松法師東渡有感——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我由松山機場送青松法師登機東渡回來，面對中國當代的佛教，思潮澎湃，感慨萬千！

中國的佛教，雖然來自西陲的印度，但經漢末魏晉而迄唐宋，由於中印兩地的歷代高僧，傳譯發揚，培植滋長，成為佛教的第二祖國。佛教萌芽於印度，却在中國土壤中繁榮茁壯，溶滙大小三乘，集聚佛法大成，自成一系統，旁傳高麗日本。這在中國來說，實在是「得天獨厚」。

在中國佛教史上，義學風氣鼎盛的時期，寺院所在之處，高僧所居之地，即為中國文化與教育的中心，社會上與思想界的精英之輩，傑出之士，也都以佛教的寺院為向學之所，寺院的高僧為其問道之師，並且學風所被，道風所至，享名字內，飲譽東瀛，唐代開元年間，有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位大士，西土東來，傳授密宗，不空傳惠果，惠果再傳，貞元二十年，即有日本僧人空海弘法大師，來華留學，求受密法東歸，即為日本真言宗之始祖；此後於唐代肅宗之際，有我國鑑真律師，東渡日本，大弘毘尼法化，而成日本律宗的創祖；迨至清季順治十一年，又有中興黃檗道風的隱元禪師，受日本的禮請，東渡宏化，初創日本的黃檗宗風。再如日本日蓮宗的始祖，日蓮上人創立該宗，由於他在比叡山的精心參究，而比叡山者，即是初由中國傳入佛教的地方。總之，日本的佛教，全部傳自中國，乃為中國佛教的一大支流。所以日本的佛典，在我國宋元以前，很少他們自己的著述，相反地，我國古代的佛教譯本或著述，由於歷代的政治變亂及多少不等的法難，而被損毀不傳的，在日本倒可得到其存本。如經會昌法難，中國密宗教典，大部失傳，日本却仍盛傳不替；律宗典籍，因自南宋以後，禪宗盛行，律門衰微，唐宋諸家律學

撰述，中國亦多散失不見，或則燬於兵燹，其有若干原本，竟在日本可以找到。這一點，我們應向日本民族的收藏精神致敬。日本這個國家，並沒有其自己的文化，但能善於惡惡，竭誠模仿，專志學習，並且經久不墜，因此自從中國佛教的義學風氣，走入下坡之後的宋元，還，日本的研究精神，隨即繼之而起。我們且看歷代國內外漢文藏經的編纂刊印，最初是中國北宋開寶藏，最後是近年由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的日本大正新修藏正續兩編，一共三十種，其中十八種是中國人印的，三種是高麗人印的，九種是日本人印的，但是，最完備最詳審的，要推由日本人高楠順次郎等於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年所編印的大正新修藏了，他們正像我國古代高僧組織譯經道場一樣，集合許多學者，歷時十來個年頭，蒐求各種異本，乃至敦煌本，寫本，古佚本，以及各種流通本，詳加審訂校對。這種規模，這種工作，在我國的藏經史上，還不多見，近世以來更難想見。故在大正藏的續編之中，除了古逸疑似兩部之外，共計一千五百四十六種，盡收日人著作，不錄一篇中國人的東西，可見中國義學日漸衰落，日本佛教，日漸代興了。

晚近以來，中國國勢，內憂外患，擾攘不已，佛教在基督教挾着西方科學知識的優勢侵凌之下，無法抬頭，國人也以佛教徒本身的不自振作，而加奚落，乃至毀寺逐僧，佛教在此双重壓力之下，老一輩的面對此一垂危的新局面，固然不知所措，年青一輩的，則又心有餘而力不足，一切原來的規制和狀態，已不能適合時代的要求，要想建立時代所需要的規制，又感百廢待舉，不知從何下手，即使着手做去，也會遇到許多現實和舊狀態的牽制。比如近代的佛教偉人太虛大師，他雖為了扭轉此

一新舊交替，除舊更新局面，奔走呼籲，努力一生，仍未得到多大的效果。於是，形成目前的佛教現狀：看來好像熱鬧，實則是個肥皂的泡泡，教制、教育、慈善，毫無組織、毫無系統、也少實際的力量可言。佛教需要人才，人才必須從教育和培養中產生，但是面臨新時代後，數十年來的佛教教育，始終沒有規劃，始終沒有一套完善的計劃，各處雖有佛學院的設立，但都局限於私塾式的開蒙授受，兩年前或三年畢業出來之後，也就處處畢業了，以目前來說，別想求學深造，即使供人安心讀經的所在，也不多见，這實在是中國當代佛教的最大苦悶。因此，一些稍有抱負的青年僧人，經不住此一苦悶的煎熬，便希望出國去求深造，因為除了中國，凡是佛教盛行的亞洲國家，不論南傳小乘或北傳大乘，都已設有佛教的專門大學，從宗教的形態上看，日本固遠不及泰國等國，從學術風氣及教育設備上看，日本則勝於泰國等國，故此真為求學問者，多選日本。但是最近三四十一年以來，中國僧人東渡日本，先後不下百數，不論學教學密，當其去國之時，不無一番抱負，俟其既去之後，則亦未必有成，對於中國佛教，固未見有整頓中興的作為，對於他們本身，竟也未有能博學經世，而得受重於當時，影響及後世，其中原因何在？實足我人慨歎檢討。

青松法師，是當今僧青年中的俊傑之士，故其見地亦有過人之處，當其臨行之前，曾謂於我：此去志作橫樑的過渡，非求日本佛教的反哺，我們的出路，應該是向歐美邁步。故我願他此去，是效鳩摩羅什之西來，鑑照隱元之東渡。但我更願中國也能開辦佛教大學，讓我們的青年，從自己的大學中，通向歐美去，也讓歐美人士來研究中國的佛教，並且帶回歐美去。否則，中國的佛教，勢將永遠苦悶。

唯識學是青年的——青年可以對絕學負責

張廷榮

(大學生唯識學一論)

下期二論：唯識學是時代的——糾正時代和啓導時代。
本論要義：(一)唯識學發展於第一流的天才青年。
(二)唯識學對卓越的青年更有受用。
(三)唯識學由卓越青年來開新。

一、先說寫作「大學生唯識學」的意趣

敬愛的讀者，我們在人生刊，從本期起，將寫「大學生唯識學」了，中國佛教研究院，也決定在六月，開唯識學這一課了，我除了在覺世，在本刊寫唯識學外，除了要在中國佛教研究院講唯識學外，還擬在我的工作地不遠的方便中，每週有一個晚上，純爲愛好此學者，講研討論一個小時，我們爲甚麼要研究，要寫，要講這一學問呢？這裡我有下列三個答案，這三個答案就分三講，在本刊陸續發表，這三個答案，還不是進入唯識學的正課，但爲了要進入正題，爲了要使唯識學引起廣大的學人研究，這三個答案，必須先有所研討，這三個答案是甚麼呢？就是：

唯識學是青年的——只有青年可以對絕學負責。

唯識學是時代的——它確能糾正時代和啓導時代。

唯識學是宗教的——它立足於人道的智慧宗教。

以上這三個答案明白了，然後再討論我們爲甚麼學唯識學，就有許多方便了。

所以寫作「大學生唯識學」的，是因爲我們在本刊已經寫過了「大學生佛學研究」十論，所以要冠以大學生的，這是一個新的因緣，也是佛教史上和中國文化史上開出的新頁，即是大專同學的研究佛學，由周宣德等大德的倡導，使佛學研究的廣闊面和深入面，開出一種新的行程，過去像唐代的窺基大師們，是玄奘大師指導他們研究，過去四十年中，是各大專的學校，開這門課歡迎同學研究，今天呢？比前兩者都進步了，即是大專的同學，多自動的歡喜的研究佛學了，大專院校的同學，本於他們自覺的需要，自動的研修佛學，歡喜的來研修佛學，所以我們順着這一新的機緣，自有特重對大專同學研究的方面，更能有所助益，因此，有「大學生佛學研究」十論的寫作，它完全是對佛學作一般性的考察，即是進入佛學一般性的教導，這一「大學生佛學研究」寫完後，我們自須由概觀而深入了，這是「大學生唯識學」所以寫作的原因。

同時，「大學生佛學研究」，自須專對大學生而寫，而「大學生唯識學」，更是專對大學生而寫，因爲以前大學多設唯識學一課，是爲了大學生需要此學而設，今天大學生普遍的愛好佛學，自更須對唯識學有所講明了，在我對中國佛教研究院講的「佛教演說學」快要結束的時候，白老法師問我再開甚麼課，我即表示最好是唯識學，白老表示開此課甚適宜，我在準備一面寫，一面講，怎麼來作適當的配合，我不知考慮了好多次，我終於發現，所寫的和所講的，終將是同一的，因爲一種歸結——唯識學必須是有學問的人，才可以研究的，唯識學對大專院校，對研究院這些青年或專攻的同學，自更適宜研究，這些意趣，先在這裡說明。

二、唯識學何以是青年的

玄奘大師絕頂的聰明才智，他在青年時代，留學印度，他最傾心的學問，是向當時印度唯識學的泰斗——戒賢法師，學習唯識學，他在印度學成並用以和當時的學者激辯，並每次均獲得勝利的，也是唯識學，至於他在印度講學教授的，也是側重在唯識學。像他在那爛陀寺開設的講座以及和師子光的對辯是玄奘大師確是以絕頂的天才，並趁他在青年留學的時期，專精唯識學，以奠定他一生成就偉大的基礎。

更值得重視的，以英師浩博的學問，所謂博通三藏，在他檢擇群經翻譯群經之餘，他對三藏綜約的結果，仍決定重在唯識學的闡揚，這是很可重視的。

最有趣味的，是英師的宏傳唯識學，不從有成就的學者來教授，而偏偏要青年來研學，尤其要第一等的天才青年來從學，正真開展此宗的窺基大師，在英師未收納教育以前，他是當時一名門世家最有名的天才青年，窺基大師的家庭，因其爲天才兒童，家庭希望他對世間學問，有所大成，以便顯親揚名，英師在窺基大師的家庭以及他自己，初均無意出家的時候，由英師善巧勸引，乃接受英師的化導，據說窺基大師歸依英師後，但有一些俗世的習氣，仍未戒除，英師總是寬諒他，只希望窺基大師以天才青年之資質，對此大絕學——唯識學，真能負責即是。果然，英師此一慧眼的肯決，完全獲得成就。

第一，英師青年即認定唯識學的重要，即趁青年，從戒賢大師學，這是英師親自體驗，唯識學幸得研修在他的青年時期。

第二，英師在綜約三藏之餘，終更獨自開創唯識新學，這是最偉大的抉擇。

第三，英師爲要宏傳唯識學，不惜用種種方法，勢必求之第一流的人才。

——即天才青年窺基大師。

第四，獎師自己青年時代學唯識得到成就，他又選擇天才青年宏傳，果然更收到極大的效果，因為窺基大師確能秉承師志，興盛絕學，即說明獎師青年學唯識，得到大成，窺基大師青年學唯識，更得到大成，最奇怪的，窺基大師由獎師獨子講授而大成，當時還有幾位青年，爲了想學唯識學，他們在遇獎師給窺基大師講唯識學時，他們在門外面旁聽，後來也成爲了不起的宗教大師。這就是說，青年研究了唯識學，不管是正式聽講的人也好，不管是旁聽的人也好，結果都有大成。

因此，我們這樣肯決，唯識學是青年的，唯識學更是天才青年的，這我們從獎師的學唯識是青年時代，窺基大師等的學唯識，是青年時代。這的確得到證明，唯識學是青年的。等到近四十年來各大學開的佛學課，亦是重在唯識，這又普遍的說明，唯識學在大學裡講授，大學學生均屬優秀青年，這也證明唯識學是青年的，作者近在臺灣大學對一部份同學略談唯識，在一次演講之後，當時我即看出他們的興趣，有許多同學問關於以後唯識學何時再講，這更證明，今天的優秀青年，更是需要唯識學的，更是想研學唯識學的。

三、青年應對絕學負責的道理

唯識學我們要明白的，它是：

人類的一種絕學。

人類的一種大學。

人類的一種最精深嚴密之學。

既然是這樣的一種學問，因此，他不是泛觀輕率所可能學得好的，因此，精力不夠的人，不適宜研學唯識，所以老年人再來研唯識，是有遲鈍之感，沒有理想的人，不足以研學唯識，因為他容易畏難中止，半途而廢，基本的學問不夠的，不足以研學唯識，因為就唐代各家的了義論述看，確是文也好，義也好，都是深奧不易解明的，但是，凡是偉大的學問，都不是輕率來學的，凡是輕率爲學的，決成就不了偉大的學問。何況唯識學是一種絕學，是一種大學，是一種最精深嚴密之學呢。

何以說唯識學是一種絕學呢？所謂絕者，是卓越，是超絕，是殊絕，是僅有之一種學，我們可以用很恭敬的心情來說明，人類的宗教中准許有可以自由研究的學術，只有佛教有這一種滿足，在宗教學術中構成了一種確定的體系，而這個體系，又成爲最豐富完美的，那裏只有唯識學了，所以梁任公以爲唯識學可以啓導第一流的思想家，這在他就哲學的眼光看，的是如此，我們今天更要這樣說：人要作第一等智慧的人，要用智慧的宗教來安心立命的人，那就要學唯識學了。

這能够啓導而或爲第一流的思想家，這不是一種絕學是甚麼。這使人作第一等智慧的人，這使人有智慧的宗教來安心立命，這不是一種絕學是甚麼。

何以說唯識學是一種大學呢？所謂大的，它的要件：第一所指的必遠，第二所包的必廣，第三所立的必厚，第四所顯示人間必高明。所謂遠者，是唯識學所涉及的學問，和所解決的問題，其他的學問，實有未涉及者。所謂廣者，即是廣博，即是包含甚多。所謂厚者，是他立基在不可動不可據之處，如它所發明的圓成實性，這和儒家的性和儒家的明德，頗有近似之處，也和西方所指的佛性，略有近似之處，但所立者，確更爲圓成。有這一性的實體的發明，正如佛陀所說的厚如大地。（佛說有一種經，名佛地經，即特別詳明一真法界的性體）所謂高明者，能予人以澈底的解說，能予人以澈底的明了。總而言之所謂大者，是它將宇宙人生的萬有精神及其現象，都分別予以如實的指點明白。

何以說是一種最精深嚴密之學，我們前面說過，因爲它是已建立了最完整體系的一種學問，尤其它的體系，深澈之極，嚴密之極，又精純之極，只就它所發明的五位百法看，正是一法一解說，一法一高明，我們學一法，就有一法的受用，我們學了整個的百法，就有無往而不自得之感。

因此，唯識學說它是一種絕學，實不爲過，那麼，一位大有爲的青年，一位真有理想的青年，一位真想對自己澈底安頓的青年，怎能不研學此一絕學呢，前面我將玄奘窺基大師都說過了，宋明大儒，像朱子陽明，都是在青年研究佛學近二十年，那佛學中這一體系嚴密深澈之大學絕學，他豈沒有研學過麼？再像晚明王船山，他不但對唯識學有深澈的研究，他還有唯識學的著作呢。即以近五十年的中國思想界來論，謝幼偉先生所學的三期九位學人，就有六位是精研佛學或唯識學的。

因此，我們肯定唯識學是青年的，唯識學是一種絕學，青年是可以對絕學負責的，在在都予以說明和指證了。

四、青年學問的兩大通病

我曾看過許多青年的文章，甚至年齡很大的人，他們都是徘徊在一種學問的外沿，或消耗在一些學問的零碎，何以徘徊在學問的外沿呢？即他們沒有深入一種學問，只在學問的外沿巡迴，比如研究佛學或研究哲學，他不止是一個概論式的，尤其不是停止在一個概論中，但有很多的人，確是只在一個概論中巡迴，他寫起文章來，本無主旨，尤無確固的主旨，但未嘗不可說一些，因此，形成一些雜湊，形成一些隨感，形成一些似是而非，形成一些堆砌或言之無物，要知，沒有定學，沒有合抱大學，只作概論式的隨便談，拉雜說，如更以此爲自有得，那就永不能合抱一種大學，確固一種定學了。

還有就是零碎，中國文人所說的雕蟲小技，就是志不遠大，怕困難，驚久遠，驚近利小成，因此，學小技小巧，那是可以的，要合抱一種大學問，他根本無此絕志，甚至這種遠大的想法也沒有，這樣，他怎麼能够學唯識學呢。

任何一種學問，最低的也要三年，所以孔子說：三年學，不至於殺，這就是學了三年，沒有急功求利的想法，沉下心純一於某種學問。就是漢董子學春

秋，也是下帷發奮，三年不窺園的，所以決定學某一種學問，最低也要有三年研修的時間。那麼，研修唯識學也是這樣。最低也要有三年鑽而不捨的精神，沒有這在時間上有決心的人就難以有恒持守了。所以立定三年有成的心，即是對絕學負責。

各位，立定三年學唯識的決定，怎麼立法呢？我們在學校裡有正課，我們在服務處所要忙業務，那能專心學習三年呢？今天研修這一門學問，自不可廢正課或拋棄本身作業。但是以志之立，能心念念不失做到「日有閱讀」「週有研討」「月有檢查」「年有總的研究報告」，能把握這四個研究的方式，也就很好了。

所謂日有閱讀，即每天有一定的時間閱讀，關於唯識學的書，閱讀一定要摘筆記。

所謂週有研討，即將每日所閱讀者，如有問題，即予摘記，一週有師友講習討論，使所閱讀之心得有所印證，使所發現之問題，有得解決，使在講習討論之時，得到指示，以增加新的研究興趣。

所謂月有檢查，即是一月要將所研修者，總複習一次，或製成提要，或將某一獨特心得，寫為感想。

所謂年有總的研究報告，即每在一年結束的時候，應就一年研修所得，寫成論文，其論文方式，或採綜約方式，或採重點發揮方式，或採批判方式，均無不可，但一定要有論文，才能使研修，得到深思熟慮，和應有的體系。

以上的三年研修方式，只要有志此學者，都可以研修，沒有在學和服務的限，沒有地區時間的限制，只要立定絕志，就可以精修，我們必須具有研修的時間，我們必須衝破一切的艱難去鑽而不捨的研修，我們研修，必須要用三年長的時間，我們在研修的時候，必須不廢討論寫作，這樣才有真正的心得和成就。對於這一種絕學，有了三年的研修時間，經過了多次的討論，寫作了應有的論文，這才不是一談，這才是真正對絕學一種具體負責的態度。

研修這一種大學問，固然要忍耐這一段長時間，但更重要的是要獲得它的精義來受用，是要用唯識的思想來批判時代思想，來啓導時代思想。

在玄奘大師的時代。他以專心一意教誨基大師的唯識學，果然就是窺基大師一人，也開出了光明燦爛的唯識新宗。所以我們今天，固應望有多人研修此學，但如能有專誠之士十人，勤苦研修，三年發奮，亦可以有成，亦可以光大新學。

所以我們說唯識學是青年的，是要有志之士，真正研修此學，我們說青年可以對絕學負責，即是能有實在的修學，即是能有光大此學的絕志。

五、知識思想和精神的獨自興發

我的本題，是「大學生唯識學」，我們又說，唯識學是青年的，那照上面的敘說，是不是：

(一) 我們在形式和實質上，都做玄奘和窺基大師呢，都像他們一樣也出家呢？都像他們一樣都去講佛法呢？

(二) 是不是我們也像近代研修唯識的學人，如章太炎、東南海、梁啟超諸先生，以之增益知識，充實思想，擴展識見呢？是不是也像熊十力等先生，先研究唯識學，繼之又用唯識學之思解，來發明儒學呢？

以上諸方式，以上諸行誼，他們各有不同的環境，他們各有不同的志願，我們今天，只能站在我們的時代，只能根據我們的身分——大學生或研究的學人，來逕直從唯識學的精神去直接修學，自不必都要出家才認為可以修學，即不出家，像玄奘窺基大師這種淵博的學問義海，亦不是不可修學的。

也不必只以章、康、梁為已足，學得唯識學的思解體系，只作一種知識增進看，這種方式，不能不說是益處，但真正研修唯識學，自不止於這些思解體系的領受為已足。

也不必用熊先生的研修方式，純站在哲學的立場，採取了唯識學的思解，而在儒佛上有輕重的比量，致使研究的獨立發現，儒家學人接受者固少，而佛教徒亦不願去接受。

我們呢？我們則必須就我們的身份和時代，對唯識學採取適合我們的純正態度和應有方式，我們覺得應有下列幾項原則：

第一：我們研修唯識學，是要對它的知識方面，思想和精神實質方面，作通澈而完整的領取。這個通澈而又完整的領取，就是我們要明白，唯識學不只是一知識的，（固含有知識）不只是一思辨的，（固含有思辨）我們切不可忘記，唯識學是我們自己的第一流的先哲開出的一个新宗，一個甚麼新宗呢？一個大乘佛教的新宗，一個真正了義的新宗，一個糾正時代和啓導時代的新宗，一個人類宗教信仰合乎智慧的新宗，我們必須有這一種返本澈源的領取，我們才不會學了唯識學，墮入知識的窠臼，墮入思辨的窠臼，墮入哲學的窠臼，墮入儒佛比較的窠臼，即是，唯識學是要我們從知識思辨入手，終於要發明我們的智慧，而極止人生一種智慧的宗教，一種新的宗教。

第二：我們生在這個時代，科學的文明，已發達到了頂點，所以我們所追求的，不合論理的宗教信仰，必然會漸漸地隱退，隱退了舊的宗教，並不是說人類不要宗教，而是說人類必須更須要新的宗教，這個新的宗教，又決不是再顯一神奇出現，而是一種智慧信仰具足的宗教，那這樣的一種宗教，我想新時代的學人，每一位都需要，我們研修唯識學，必須在態度上，要有這樣的一個歸極。

第三：在研修的方式上，唯識學中確有很豐富的知識，也確有最澈底的思辨方法，這些知識和思辨，老實說，也確是對於我們人生不論學甚麼學問——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或自然科學，確都有所幫助，假使沒有幫助，宋明諸大儒為甚麼青年有出入佛學幾十年，假使沒有幫助，那章、康、梁都是大學者，

德感山神的僧光禪師

煮雲

晉朝永和初年的時候，有一位叫僧光的禪師，他到處遊化。

有一天，來到刻縣的石城山，他一眼便看上了它，就準備在這裏安居下來。

原來這座山是沒有人居住的，山下的居民告訴他說：「你千萬不能在這座山居住，因為山上有猛獸，毒蟲又有山神，常常出現作祟，從前許多人都因此喪失生命，你今天要去就等於去送死！」

可是僧光禪師聽後，臉上絲毫沒有畏懼的表情，只對他們笑笑，便很勇敢地向上山走去，走了數里路，突然狂風大作，片刻大雨傾盆，他發現山南恰巧有一個石室，便跑進去自言自語說：「這個地方便是我所要找的棲身之地呀！」

山神遷讓

第二天雨止了，他拿着鐵鉢入村乞食，當晚他同山入定休息的時候，忽然看見這座山的山神變作老虎，倏又化為蟒蛇想來恐怖他。不料僧光禪師口吟佛號，周身如金剛座般如不動。

山神既嚇不了他，隔晚便恭敬地來對他說：「禪師德絕群倫，沒有人能比得上您；我現在要遷徙到章安縣

寒石山住去了，這裏姑且讓給您罷了。」

從此以後，這座山果然虎蛇絕跡，安寧無事，各地聞風來向僧光禪師求道問禪的人一天一天地增多，終於也築成了很有名的佛寺。

安然入化，肉身不壞

僧光禪師每次參禪一入定就是七天的工夫，他在这裏前後一共居住五十三年，晉朝太元末年，他拿一件僧衣裳住就安然入化，弟子們以為他又入了定，便不去驚動他，但經過七天以後，看他還沒醒來，覺得非常奇怪，用手摸摸他的鼻孔早已斷氣了。

他死後弟子們非常悲痛，為了瞻仰他的遺容，不忍即刻埋葬，經過很久，奇怪的是他的肉身並沒有變異的現象，所以就這樣地被保存下來，一直到劉宋孝建二年的時候，有一位郭鴻的官吏，被朝廷派來刻縣當縣令，有人將這個消息告訴他，他聽後馬上帶了隨從入山朝拜，在他偶然的當兒，用如意劃撥他的胸前，忽然一陣風起，僧光禪師的衣服整個消散，只剩下一具骨架直立不動，郭鴻非常惶恐，就在這裏興建一所佛塔來紀念他，直到現在僧光禪師的遺骨仍在塔內。

即不會去研學了，研學後也不會去讚歎他了，假使沒有幫助，為甚麼他們三位都精研了佛學唯識學，又都卓越於當時，又都承認佛學唯識學的價值呢？雖然他們所領取的，還是知識和思辨方面的，在真正唯識學的骨血，他們並沒有作多大的發明，然而就出唯識學領取了知識和思辨，也是青年當務之急呀！

第四：研修唯識，對任何學問都有幫助。自然對佛學也有幫助，這是不成問題的，唯識學有助於任何學問，自亦有助於佛學，那是學者自己的事，但只求有助於其他學問，那是次一義的，那不是我們講研唯識學的目的。我們講研唯識學的目的，它的第一義，在建立人的智慧的宗教，它的次一義，在有助於其他學問的發展，但我們初只照第一義——最終目標——去修學這是我們研唯識學的新態度。

研唯識學有這個新態度，才是對絕學負責，對絕學才有絕志，才能從絕學中成就卓絕之人，否則，本來是絕學，也當作俗學來研修，這仍是損害了絕學，而修學者，也還是不能卓拔流俗，這不是研唯識學的新態度，這還是過去的老路知識之路，學人之路，儒佛比較之路，哲學之路，這都不是我們所要採取的，假使以這些方式為已足，那陳編俱在，註釋俱在，我們找出來宣讀好了，又不用再研究寫作了。

我說唯識學是青年的，那不再以俗引俗，我們要返本澈源直探唯識學創立大乘新宗的精神，我們所認定的，是唯識學的智慧和他的智慧的宗教，我說唯識學是青年的，我寫「大學生唯識學」，它的根本要義，也就在此。

所以凡有志研究這一絕學的讀者，凡同意我這種研究新態度的同道，假使你們須要共同討論，請你就自本刊本期起，按期保存，備作你研究的參考，如想更進一步研究，也可函告作者。

本刊緊急啟事

- 一、本刊年來均在捉襟見肘的經濟情形下，勉力繼續出版，一則用報佛恩，二則用報廣大讀者愛護之忱。
- 二、我們不奢求大量的捐助，只要求到期的訂戶，惠予續訂與介紹。
- 三、為求本刊繼續出版，務盼大家支持，一年訂費三十元，對讀者來說，實在是件少事，對本刊而言，却是一樁功德。

人生雜誌社謹啟

禪在佛教中的地位

楊乃超

一 禪論之一

禪，是什麼呢？

這雖然是一個很普通問題，但卻是一個誰也不能以三言兩語所能解釋明白的問題。

禪，本來是禪那(Dhyana)的略稱，一般譯為「靜慮」。依於坐禪的一定方法，使心集中於一境，不散亂而沉思默想，且由於其內容，目的以及階段的不同，賦予種種的名稱。它，重實踐，不重言談，只有在實踐中，自行體悟。正因為它只有在實踐中體悟，所以，誰也不能以語言文字將它說個明白出來。

至於普通說禪就是「參禪」，就是「坐禪」，就是「禪定」，就是「禪宗」，就是「禪學」，都是些不完全的籠統的解釋，不能包括禪的整體。所以，與其費用這些名詞或陳腐的語句去作解釋，我以為，就不如直接研究禪在佛教中的地位如何，以及其所發生的作用怎樣，而去認識它的本來面目。

佛教，誰都知道，二千五百年前，印度的加毘羅衛城的淨飯國王的太子悉達多，成道以後所創立的宗教。

成道的禪尊，原來是個很慈悲的人，且又熱心追求真理，所以，當他看見了衆生的生老病死四苦的時候，便發心去尋求解脫之道。他經過了六年苦行，但發現了苦行對於他所尋求的解脫之道，並沒有多大的益處時，便離開了優婆塞的修行林，在伽耶的菩提樹下坐禪，才完成了宿願。

在四十九日的坐禪中，進入於禪定三昧的最高境界時，他徹見了宇宙以及人生的真理。同時，他又將在禪定三昧中所體悟出來的宇宙以及人生的真理，傳授給他的弟子們，希望他們亦同樣把握這些

真理，而去創造永遠沒有憂悶與痛苦的和平而幸福的人生。

他以為這些真理的把握，以及永遠沒有憂悶與痛苦的人生的創造，必須遵循着修行之道去實踐才能完成，而坐禪觀法，便是其中最要緊的。

這樣看來，禪尊所把握着的宇宙以及人生的真理，所成就了的涅槃，以及教弟子們把握這些真理的方法，在在都是與坐禪冥想聯聯着在一起的，離開了坐禪冥想，則什麼事也幾乎不能談。

在佛教之中，的確有宇宙觀，有人生觀，談哲學，談道德，又有戒律或教團規則等的所謂社會規範，但這些都是為了實現永遠和平幸福的世界而設立的，而和平幸福的世界，則由於坐禪冥想而確立，所以，這些到底也可以說是為了坐禪而設立，並由於坐禪而說出來的。

禪尊的說教，其範圍雖然包含很廣，但其整個的基本中心，却不外是「戒」「定」「慧」三者。

而這三者，是禪尊在禪定三昧中所體悟而又體系化之後，用來教給弟子們的，所以，該稱為「戒學」「定學」「慧學」。而戒定慧三學，是禪尊個人關於這三者的一種說教，所以，成為禪尊說教的基本中心的戒定慧三學，也成為一般佛教徒在戒定慧的實踐上的源泉。

作為佛教徒的生活規範(戒)與思察(定)與思察的結果(慧)的三學，並不是分離孤立的，而是互相關聯互相激進。生活規範的戒，不過是將由於禪定思察而得來的智慧，作為在實際生活上的一種實踐，所以，戒學離開了定慧兩者，則不能成立。而定學，當然是着重於在禪定中而思察的事，

但它倘若離開了實際的生活，與指導實際生活的智慧(慧學)，則任何的真正思察也不能有。慧學，亦同樣地以實際生活的反省與基於這反省的更高的生活經驗為基礎，而將逐漸完成的生活經驗的淨化成為體系，所以，其內容常常離不開其實際生活的規範，與其實際生活的反省的範圍。這樣地考察時，則戒定慧三學，可以說是將完全同一內容的東西，從三個不同的立場去看所得的不同的結果。

禪尊，雖然教人如何去完成智慧，但禪尊那樣的最智慧，倘若學的人沒有禪尊那樣的完全淨化了的生活，是不能把握的。又，禪尊那樣的完全淨化了的生活，倘若學的人沒有禪尊那樣的對人生的深刻洞察力，則到底也望塵莫及。所以，禪尊為了想使凡夫能够完成像他那樣似的最高智慧，就首先意圖淨化凡夫的生活而制定生活規範，並教凡夫根據生活規範而反省各自生活的禪定，再以禪定與成為生活規範的戒律為基礎，而去完成等於他那樣的最高智慧。因而，成為生活規範的戒律，也並不是單純的規則，而在其背後閃耀着禪尊的智慧的光芒，禪尊的深刻的思察。反省形成了其基礎，所以，不同禪定與慧就不能徹底認識它。同樣地，作為反省思察的方法而教授的禪定，其背後亦有生活淨化的規範與禪尊的最高智慧成為其基調，也是我們不能夠忽略的。可況，被稱為禪尊的最高智慧之教理教學，其所以完善，是依存於生活規範與深刻的反省。思察，絕不是從單純的理論與概念的遊戲中能產生的。

如此想來，佛教，全體可以說是戒學，又可以說是定學，同時，也可以說是慧學。在這意味上，佛教，全體也可以說是禪。又，禪尊本身的生活，截然分為三種。那就是

分爲：成爲禪定而完全停止心身的活動，一切思念都沒有狀態時（色界定）的生活；在禪定內，只從事思維時（無色界定）的生活；以及出了禪定而完全不思維，只從事採取行為時的生活。禪定與行時，完全排除思維的。倘若在進行中，有外道的人向他作教理上的質問，他也以「現在不是時候」一語去拒絕。雖然如此，但質問者執拗着一定要他答覆時，他就必坐禪入定，返復思維，作適當的說法。從這一事實看來，可以明白釋尊的生活，在入定只從事思維時，與在定外從事活動時，是截然不同的。同時，又據說，釋尊就是在成道之後，其生活的大部份也都在坐禪三昧中過去，努力於自身及社會全體的生活淨化，以及最高智慧的完成。這些事，我以為對於佛教徒，是一個具有重大意味的暗示，暗示釋尊的整個教義，都是禪定三昧的思索的結果，而坐禪三昧，又對於生活的淨化，尤其是對於如釋尊那樣的智慧的完成，絕對必要的。那就是所謂佛教即是禪道，禪道即是佛道的主張之產生的所在，不知禪而談佛教，是絕對沒有意義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在這裡，再根據所謂佛教教理的根本的四諦十二因緣，更進一步去探討。

四諦，就是苦集滅道，構成了佛教教理的根本綱領。這四諦，本來很簡單明瞭，但世人多用陳腐的言詞去解說，用非哲學的方法去分析，以致越解說越分析而越問題趨於煩瑣複雜，使人更難於了解。假如用現代語將它解釋，其大意就是這樣：我們的現實的生存，就是一種苦，而這種苦是基於過去的煩惱（錯誤的生活經驗）的集積。我們須滅除這種苦與集而實現真正的不幸福的人生，那我們就應該去實踐爲了使生活經驗淨化之道。

釋尊又爲了想使大家理解這佛教教理的綱領，認識人生之苦的事實，而實在地把握苦的來由，將苦的根源滅除而確立真正的不幸福的人生，更進一步提出十二因緣的觀法、三十七道品，作爲實現永遠的和平而幸福的生活的實踐之道。

因而，若將四諦的意義，只在實踐上去看時那

十二因緣的生觀和滅觀，正是其實踐內容的形成所在。又，以十二因緣爲背景的五蘊無常觀和空觀，以及三十七道品，當然也都列入於其實踐的內容之中。

總而言之，釋尊是完全由於在菩提樹下的禪定，而把握着這四諦的真髓，建立了永遠的幸福。但他將這傳授給弟子們的時候，一方面要弟子們在禪定中，根據十二因緣的生觀與五蘊無常觀，而去認識各自本身的智慧之不完全的原因，以及根據十二因緣的滅觀與五蘊的空觀，而去矯正各自本身的不完全之智慧的缺陷，同時，另一方面又要弟子們實行他自己在禪定中所發現了的真理的生活規範（三十七道品），而精進於最高智慧之實踐的把握。因爲，只有這十二因緣的觀法與五蘊觀，才是釋尊自身的苦集滅三諦的內容，也只有三十七道品的實踐，才形成其道諦的內容。而且，亦只有這四諦的相互相關的實踐，才能修成真正向釋尊所教的解脫之道邁進。

如此的佛教的教理，倘若沒有依於禪定的思維，是不能產生出來的。同時，對於佛教教理的理解與實踐，倘若不依於禪定，也不會有什麼成就。唯其如此，所以禪也可以說是佛法的中樞，佛道的正門。

據說，釋尊，最初的時候，是爲了想解脫生老病死的四苦而出家。那只是形式的問題，其實他的意圖是在於想把不合於理想的人生，轉變爲合於理想的人生。所謂解脫，就是擺脫生死逼迫的苦，而所謂涅槃的境界，就是意味著無苦的世界之實現。這就是滅諦，也就是依照我們的理想所建立的幸福人生。爲了想達成這目的，釋尊捨棄了太子的地位，捨棄了妻子，而去當一個乞食一般的沙門，他過了六年的苦行之後，終於在菩提樹下坐禪冥想四十九天，才把握着人生的真實，達成了沒有苦的世界的實現，結束了其求道的長程。釋尊的這般做法，是需要很大的犧牲和努力的。

然而，在這裡，我們與其對釋尊的爲了探求真

理的努力與犧牲而感激，就不如注視在其努力與犧牲之中所包藏的嚴肅事實。那就是，釋尊在菩提樹下坐禪冥想四十九天，思維滅苦之道，以十二因緣爲觀法，終於發現了苦的根本在於無明，能滅無明的是明，而明是須將依於禪的現實生活經驗淨化了之後才可以開始達成的。這嚴肅的事實，就是使禪在佛教中獲得不可拔的地位的根本所在。

而且，釋尊由於坐禪冥想開悟成了佛陀之後，爲了啓迪弟子們而所教示的四諦十二因緣的觀法，以及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六波羅密等，都是以禪觀爲中心，由於生禪觀法而達成其目的的。從這點看來，更可以知道禪怎樣地成爲佛教的中心。

中華佛教文化館

聲音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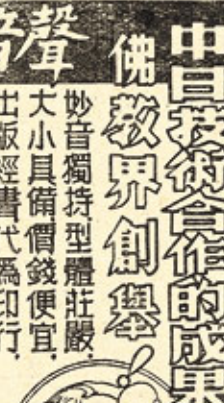
佛敎界創舉

妙音獨持型體莊嚴
大小具備價錢便宜
出版經書代爲印行
歡迎惠顧歡迎批發

目錄函索即寄

國際佛教文化服務社
社址：台中市北區錦村國醫堂對面





徵求藏經正編轉讓啓事

某佛弟子誠徵藏經正編，如有願意割愛轉讓者，標明價格，請向中華佛教文化館函洽，代爲辦理。

中華佛教文化館謹啓

佛教在西方的蓬勃現狀

釋西諦作
亞光譯

我時常碰到這樣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當一個歐洲人做了和尚之時，在亞洲人看起來，好像是極其怪事。以為佛教限於亞洲的宗教，而非歐美人士所信奉，就現在情形看來，這是不符的。事實上絕非如此，但在五十年前，全美洲却難得找出上一打的佛教徒，在歐洲也僅止於極少數，可是現在的情勢已經整個改變了。

最近我接到一位英倫朋友的信，告訴我英國的新聞報導着，基督教對於大量國民轉而信奉佛教一事，大起恐慌。這種情形在美國亦然。美國不論多麼小的市鎮，差不多都有一個佛教團體。實際上，就以美利堅合眾國一國而言，現在大約已有五十萬人是佛教徒。

我在亞洲遇到了好些人，他們大多認為歐美兩洲都屬於基督教的世界，這件事的實際情形是：至少百分之四十的美國人，是壓根兒沒有宗教信仰的。就以那些稱之為基督徒的人士說來，對於他們的信仰，也未見得經常熱心。而在歐美的大專學校中，對於基督教義，就更難得引起一點兒興趣來。

十年前，整個澳洲只有十五位到二十位佛教徒，而現在哩，澳洲佛教會的會員人數就已超過四千人。最近，在紐西蘭的一間規模最完備的大學裡，學生們對佛教的教學極感興趣。英國夙著盛名的大學，如牛津、劍橋、與倫敦大學等校的學生，都組織得有極具規模而朝氣蓬勃的佛學社。在美國，幾乎每一間大學都成立有佛學研究社，演講時常在舉行，參加者極為踴躍。

最近這幾年內，佛教對於西方的影響已劇烈地增加。事實上的確是如此，佛教已經大大的影響了西方世界。那就是說：整個的歐洲、美洲、澳洲，以至連我們目前的臺灣在內，都是如此。但假若信佛的人數以及佛教的維繫，僅僅只依靠臺灣一地的話，那我敢斷然地說：佛教絕難發展。臺灣的青年目前轉向基督教的陣營中去的，依然為數頗多。我很樂於告訴諸位：只要佛教青年運動日益推廣，則信奉基督教的必然減少，如像居士們建立的弘法團體

，講演和環島各大廣播電台佛教之聲的種種精彩節目，並且我們每一個人都盡力於協助這些有價值的佛教活動，那麼佛教方能夠充滿活力與繼續發揚。

或者諸位之中，有某些曾經聽人說過：排斥佛教而轉信基督教被認為是一種時髦而顯得前進的行為，事實上這種想法適得其反，佛教的主要教義與科學原理非但不違反，並且相得益彰：但其他宗教的教義，則僅建立在「信」之一字上而已，不管你的推理力能否接受它，硬派你去信仰，佛教則不然，它不要求任何人勉強去信從他所不能心誠悅服的事情。

或者諸位都知道，我是剛來到臺灣的，這在我還是第一次訪問臺灣。現在，請讓我提出一個小小的問題：作為一個西方人士，他又是一個佛教徒，並且還是一個和尚，就像我這樣的話，請問這種情形對於諸位，是不是更富有意義呢？當然，各位都已經知道，現在成千成萬的歐美人士都正在轉信佛教，我僅僅不過是數千萬人中的一分子而已！我已接受了佛教作為我的信仰，因為我覺得它的教義是富於理性的，它沒有對於那些具有思辨力的人類的智慧，加以輕視，加以侮蔑。

我要提醒諸位注意的，那就是說：我們的教義並不僅止於要人相信就算完了：它是一種生活的方式，並且，要做真正的佛教徒，我們必須遵照釋迦世尊為我們計劃好了的生活軌範和型態去做。倘若我們真誠地過着佛教徒的生活，那末我們就能期望獲得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和悅服於佛法而充滿了正

常生活的果實。假如我們僅止於對佛教抱一種「相信」的態度，那還不能算是佛陀的真正信徒。

例如，單以美國本土的四十八個州來說，有一百個以上的佛教寺廟，各大專學校更遍設有佛學研究社。而且夏威夷群島還沒有計算在內。還有，在美國、加拿大、和夏威夷州的各寺廟中，更有無數的週日學校和青年弘法運動在澎湃澎湃地開展着。

在這許多華人和日人的佛寺中，其會員包括各種族的人。他們來參加各種法會、講演、和其他的活動。以舊金山一埠來說，現在已建立有四座相當大的中國式佛寺。大約在二十年前，只有屈指可數的幾位華僑佛教徒，而且連一座寺廟都沒有。可是今天呢？在舊金山已經有無數千萬的佛教徒在興高彩烈地從事各種有規律的弘法活動。

在一九五九年，我正要到身來亞洲之前，經過舊金山時，曾略為停留，很榮幸地被他們挽留我到其中的一個佛寺去講演，來參加的聽眾中，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歐美籍的人士竟非常之多。可惜在洛杉磯，雖然有許多中國佛教徒在那兒，可是那時還沒有一座佛寺。我很高興報告給諸位：現在該地的華僑正在進行興建一座佛教寺廟啦！

在洛杉磯日本僑民聚居的地區，大約有二十座日本人建立的佛寺，其座落的地點，由市區向西順延三十餘里，直達太平洋沿岸的著名的「長堤」。這座宏偉的諾大的洛杉磯城，原先是由居民從開闢向四方八面不斷地擴展出去，才逐漸形成起來的。他們沒有辦法把原先已蓋成的廟宇跟他們一道搬走，於是乎，順着居民的遷移和他們隨後定居之所在，洛杉磯城的寺廟也就如雨後春筍般一座一座地應需要而逐漸興建起來了。所以，一般人以為美國是信仰基督教的國家的，實際上的情形，適得其反？我要強調的說一句：美國現在已經不是基督教的國

家了！

對於佛教的宣傳，日漸推展，日漸弘揚，法音遍播到整西方世界。在美國，現在有許多不屬於基督教的宗教團體。幾乎所有的佛教寺廟和佛教所等，都在美國佛教會的領導之下，融洽團結，互相協助。美國佛教會總會的會址設在芝加哥，該城位於美國的中部。

在加州洛杉磯城的一座曹洞宗的禪寺裡，我在那兒曾擔任過週日弘法學校的課程。該寺每週有一次禪修班，練習靜坐和參禪，還有關於青年的節目和其他種種活動。在舊金山，也有美國信徒的聚會中心。他們的青年節目包括許多戶外活動，諸如野遊、騎馬、擲球、海灘聚會、游泳比賽等；至於類似競賽性質的項目，譬如羽毛球和網球比賽等，則各寺廟聯合舉行，無論是年青的或是年長的一輩，對於這些餘興節目，在宗教活動之暇，都同樣的樂於參加。在這段暢遊的假期中，該市各寺廟的佛教徒，大家可以會到面。他們更計劃舉辦「交誼會」、「紀念會」和「寺廟基金籌募會」等，從這些集會中，將大家導引至一種協調的，情逾手足般的氣氛中。

想做一個佛教徒是一回事，但要想「振興」佛教則又是另一回事。要想認識對方，要想大家交換意見，方法和習慣都需要講求的。在佛教團體中倡導共修，這是佛教工作的一部分。尤其在「淨土」宗派中特別重視，臺灣如此，其他信佛的地方也是一樣。

夏天來臨，大專學生和各級學校的學生都放假了，日裔的美籍信徒則開辦語文班。教授語言文學與佛經。這些班次中，由少年以至成年的各種程度的都開辦得有。譬如縫紉、烹調、家庭副業、經濟、手工藝等班，是特為婦女而設的，在各寺廟中的各項課程每週都有一次定期教學。在這兒，他們可以互相交換意見，研究製作方法的改進和對於他們

家庭有所幫助的建議。當「交誼會」舉行之時，她們又會運用這些機會，為寺廟籌募基金。此外，還設有木工、金屬工、銅器、和製陶術班次，是利利用寺廟為男性而設置的。在這兒，他們可以互相切磋。再加插花、室內裝飾、家具設計等班次，則凡對他們有興趣的都可選修。

在美國本土上和夏威夷州、加拿大等地，各佛寺每年一度的盛大法會，對於基金的籌募，為數都相當可觀。

在學校放假的期間，各佛寺都協力從事於許多有計劃的活動。他們還舉行郊外旅行，如到迪斯耐樂園、瑪琳尼樂園、太平洋公園等遊樂勝地去參觀。他們在動物園遊玩一天，或到格林菲斯公園的天文台去觀測星球，在那兒，他們聽到關於天體知識的講演。或者，借此茂盛的原野，還百畝大地，作徒步漫遊，陶冶於大自然間，其樂融融呢！

我來到臺灣，只短短的時間，這裡的寺廟，我只參觀過極少的幾處。可是對於他們異乎尋常的壯麗，深為驚異。較我在美國和加拿大所看到的，更為超過，在美國各佛寺所在地，大多有導遊的人。對於各種雕塑，文字和廟宇的裝飾等，都加以解說。可是，有時竟會遇到我們自己的教友，對於各種法物和儀式的意義，懂得實在太少了。甚至竟一無所知，有時碰到信奉別的宗教的人士前來請教時，乾脆回答一個「不知道」。關於這一點遺憾，長一輩的教友較諸年青的一代所負的責任更為重大，對於這些勝地的遊覽，是增加我們見識的一個大好機會；同時，當別人問到我們的時候也才能够善巧地回答。

當我在夏威夷州的「檀香山華僑佛教會」作客之時，所接觸到的情形亦大致相似。那兒也經常有到各寺廟去的觀光團，有社會人士對各種雕像勝跡加以解釋。也常在遊客蒞臨之處，設一功德箱，以便捐款給寺廟常住維持費用。這些有計劃的觀光

旅行。不但使人印象深刻。並富有啟發性，亦使人興趣盎然，同時，也很富有教育的意義。

說到這裡。關於美國的佛教教育情形，也值得提一提。差不多在美國和加拿大的佛寺。都附設有幼稚園和國民學校。在較大的城市中，凡有佛教徒聚居之處，則至少設有一間中學，這些佛教中等學校通常都是男女同學的。多用英語教學，或每週各有五小時的華語或日語的課程。

約十年前，一位美籍的富翁捐款設立一間專門供研究亞洲的學院（按指：太平洋學院亞洲研究所——譯者註），校址就在舊金山。這間學院是為已經在大專學校畢業的學生們進修用的，在別的學校已獲得學士學位之後，再來這裡研讀碩士或哲學博士的學位。這所學院中，最盛行的課程是佛學，尤其是大乘佛教。這裡有關佛教經典的譯本，是西方人士最感興趣的。在一九五六年，紐約市又創辦了一間「美國佛教專科學校」，以培養青年的弘法人才。這間學校裡，設有指導佛教徒工作的課程。亞洲文化及其他各種有關佛教的課目。該校男女生兼收。

今天的青年就是明天的成年人——而明天的成年人也就是明天的領導者。因此，我們必須注意——培養青年的領導能力，使其通過專科、大學、佛教青年運動、佛教星期班。以達成其完整而有系統的佛教教育！我們生活在這瞬息萬變的世界中，教育是重要的了。當言道得好：以盲引盲，難上加難！我們要防止類似這樣的情形發生；那就是說，我們未來的佛教領導人才，不要再是那些盲目的領導者。而是要對於我們的對於經過真正良好訓練的領導人才。假如我們現在還不趕緊做，而只抱著觀望的態度。那再經過幾年，就會顯得太遲了。臺灣的佛教，可能有許多特點是值得西方人士熱心摹仿的；同樣，也會有一些西方佛教的特徵，可供此間教友們的參考。

天宮淨土與人間佛教

佛鄰居士

西方文化中的宗教，多數人死後升天，與一般人很契機。

東方文化中的道教，也有天國，有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三清家聖（唐人如是說）更有玉清界的玉皇大帝以及各界的神仙。

佛教立十界，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天爲六凡，聲聞、緣覺、菩薩、佛爲四聖。神仙爲六凡之首，但仍有生死，佛爲四聖之尊，初地以上的菩薩，便能現十界之身，教化六凡衆生。

因此，佛教分它爲五乘，以方便說教，曰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但其極則，都是成佛。佛教傳入中國，經魏晉南北朝，而隋唐數百年的醞釀，發成，而中國化。天乘說，較神祕，漸被遺棄，小乘說，較隱晦，而不契機，剩下來，只有人乘與菩薩乘了！

由人乘行果，直趣菩薩行，這便是現實的科學的人間佛教，但如不能即身成佛，怎麼辦呢？佛又爲之開一權門——淨土法門。隨佛學隨聖旁聽，久之仍可成佛。

在十方淨土中，有一個生前在人間，信行人間佛教，死後上生天宮，隨佛學，當來隨佛下生人間，參加龍華三會，覺行圓滿而成佛。這一個現實與理想，雙開的法門，就是人間佛教，詳說之，應如次。

一、天宮淨土

天宮淨土，全名是兜率天（意譯爲知足天）彌勒內院，是十善行人之生處，因積十善報應勝妙福處，也是補處菩薩之生處。現在彌勒菩薩爲其主，因而稱兜率淨土，或彌勒淨土。如配合西方思想，使人易知起見，不妨還叫「天宮淨土」，或「天國淨土」。其土，有法花林及大妙相二菩薩，爲彌勒佛的二位大主教，此外另有五大神，司鐸，衆蓮花玉女助教，以音樂說法。說空苦無常無我四波羅密。

生天後，雖可不退轉，到當來彌勒佛下生人間時，可隨同下生，三會成佛，但亦可不厭生死，作爲彌勒佛的使者，於龍華會前，乘願而來，出生入死，百千萬次，亦不厭厭，這始是大乘的菩薩行。

天宮淨土，不是自了漢的福地，而是大乘菩薩的學處。在人間學，在天上更學，學了便是覺，但還要回到人間來覺人，緣盡生天再學；有幾下生人間再教人，這始是四弘誓願的真實履踐。衆生無盡願無盡，一人未成佛，誓不即成佛，這始是真實的大悲心。觀音菩薩之所以倒駕慈航，同向人間尋聲救苦，普度衆生的原因便是爲此。

二、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只有二乘，必須先修人乘，證果而成人——完成人格，是一個人倫之至的聖人，始有資格，再進一步趣修大乘行，就是六度四攝的菩薩行。

在教理上，人間佛教學人，應先學律宗的五戒，十戒，瑜伽菩薩戒等，進而再學慈氏宗，以及性相合璧的諸經論。深知生是緣起，死爲緣滅，不厭不欣。更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藏識不滅，因果不昧諸理。而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以無我的心情，行無緣慈而度生，以無常的認識，精進不懈以弘法。

再進一步，在行修上，慈氏宗的行法，是包括禪觀行和淨土行的，至於律行，是其基礎，更須擴大，應接修人乘時所行的，而深一層，由賢聖而後始能成佛。佛是人至，心至，人心之至。

佛法，是善巧方便說的，五乘，三乘都是權，佛乘始是實。佛爲喜後世樂的，說彌陀佛的西方淨土，又爲喜現生樂的，說藥師佛的東方淨土。這是分說偏修的法門。

佛又預爲二十世紀，東西文化行將合流的新世界人類，說慈氏宗，一面是生前的人間佛教，一面是死後的天國淨土。理想與實現雙開，一修而並運；既可創造人間淨土，即身而享人間安樂；又可於死後上生天國，享受天宮的清福。

復以藏識不滅，常覺不迷，乘願出入人間，爲建設人間淨土而努力，爲弘傳人間佛教而工作。以此契時契機的新佛教——人間佛教，怎能不爲現代知識份子所信仰，所弘傳呢？

人生雜誌 第十三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五十年六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東
主 印人：性
編：聖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美國：知

檀香山：泉

任主社分外國

承印者：建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三〇〇號
電話：三二九五一號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人生探究，教制改進，學佛心得，以及富有教育，啓發人性，宏揚佛法之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蓄意攻訐，譏諷漫罵，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 四、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不得刪改者請註明。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來稿請擲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本社編輯部。

戒律思想史(十一)

上田天瑞著
李世傑譯

在小乘戒，必須嚴守戒律的條文，而其解釋，亦應依戒律中所示而釋，絕對不許有自由解釋或精神解釋。在律藏中，有的再以其條文的解釋為條文，舉出種種事例而敷演之，浩瀚的律藏，實乃由于如此事例的解釋而成立。如此，條文絕對主義，律法至上主義的思想，終於忘却戒律本來的倫理，修道的意義，或教團法的意義，離開這個意義而認為戒律條文或其形式本身具有絕對的意義和價值，竟認為它有神祕的作用，說：「珍敬波羅提木叉」，或註釋波羅提木叉的語義而說：「是最上者，最勝者」，結果，律乃變成了一種禁止性的存在，稍有觸之，則由於戒律本身的作用而墮地獄。這種業的思想，「發展為小罪亦應起大怖畏」的精神，一度觸犯時，立即應行滅罪之儀式，以免其罪報，而對此犯戒或悔滅罪，均作形式的想法。如此，守戒律形式乃是比丘最上的資格，出家即是受戒，而以戒為得解脫的最上方法。（關於小乘戒思想，請參閱前篇小乘戒之特色）

第三章 大乘戒思想

已如上述，小乘佛教的戒律思想，是戒律萬能主義，條文絕對主義，同時是形式主義，自利主義。可是，小乘戒所說的，實際上也有不可能實行的地方，例如比丘的衣服應持三衣一組（三領衣服），不可蓄有或穿三衣以上（捨墮法第一條），但這熱帶國的印度才能如此，假如在寒冷的日本或西伯

利亞則不能照樣實行它，而實際上也不可能的。又，例如僧殘法第二條裏有叫做「摩觸女人戒」的條文，這是不能觸及婦人的身上——就是在衣服上也絕對不可摩觸——的戒律，可是，如照文字嚴守它，吾人乃不能在都市裏乘坐汽車或電車。又，有禁止參觀演習或宿泊於軍隊之戒律，可是這在日本的國法上，是不可能守持的。不惟如此，據小乘的律藏看，佛陀平常是採取着實際性通融性的態度的，並不是絕對固守戒律的形式。以戒律為萬能的，固執其形式主義，是徒然束縛比丘的生活，而終於還會阻礙佛教本來真實精神的慈悲救濟的活動的。反對如此桎梏的小乘佛教的形式主義而興起的，是大乘的精神主義和大乘戒的思想。大乘運動的根本原因，實乃在於對着小乘佛教形式的戒律偏重主義之批評。

第一節 從律藏本身所看的戒律

的過融性

大乘戒思想雖是反對小乘的形式主義，自利主義的戒律而起，但對於小乘律藏本身，如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吾人乃知其所示：戒律是實際的，並不是以形式為絕對的，即：

第一、從制定戒律的本來的精神來看，具體的事例，並不一定是絕對的，例如波羅提木叉第二條的盜戒乃規定：盜了五馬沙加（Masaka）以上者波羅夷罪，但這是順應當時摩竭陀國的法律所規定。盜五馬沙加以上者處死刑之法律而制定的，當時假

如規定盜十馬沙加以上為死刑，佛陀也一定會規定：盜十馬沙加以上為波羅夷罪，因之，從制戒的精神看，所謂五馬沙加，並不是絕對的東西，何況如律藏所論，對於五馬沙加以上，或以下的數目，來細論其罪之輕重，雖可承認其論罪技術的精微，但從律的精神看，那是未免太屬於枝末的事。又，關於三衣之制，是因佛陀於毘舍離穿一衣，而至於中夜感到冷，故穿二衣，至於後夜更冷，故准於備蓄三衣的，因之，佛陀若是於寒帶經驗這個，可能會准於備蓄更多的衣服。

第二、佛陀本身却不以戒律的條文為絕對，給予當有極其通融性的規定。例如，規定說：「對於婦人不可說法五六語以上」（波逸提法第七條），而有一比丘對婦人說法五、六語而中止之，然而他知道他若再說幾句，該婦人即可入信，因之，他乃將此事請示佛陀時，佛陀說：如遇此種情形時，可陪同幾個男人而續說法。又，皮革的履，本來禁止穿的，但如「阿梨祇」山間地方有特殊習慣，故可穿皮革之履，又如對於前遮禁止接觸婦人的戒，婦人若墮於河中而將溺死時，設使會起淫心，亦可抱她，把她救起來這是當然的事，但在別的記載云：有一比丘，一度已伸手握提河中女，可是他發生了淫心故，又放手讓她沉溺，而去問佛應如何辦，這是表示小乘的思想的。如此，佛陀雖是設立了很多規定，但如不合情形的場合，任何時都可設立特例，律藏乃可說是集此特例而成者。故從佛陀的精神看，實際上如有不合適，應該把它變更才對的。所以後來乃說：戒律的解釋要適應時處，可叫隨方毘尼（律）隨時毘尼。又，大毘婆沙論裏貶一種沙門說：執着經典的表面文字而不解其真實精神者，叫做着文沙門，這種沙門是未知佛法的真義的。

六祖傳考 (三)

曾普信

(七) 行化三十七年

宇井博士云：大梵寺說法，大概不過是一日，後世爲數日，而且設了齋，這是因爲後人改了壇經。可以說六祖說了法，即日返回曹溪去了。

以後六祖做了什麼？這個不明白。敦煌本以爲「往曹溪山以後，韶州廣州行化四十餘年，門人僧俗三五千」。神會語錄以爲「居曹溪，來往四十年，依金剛經，重開如來知見，四方道俗，雲奔雨至」。這樣的，大概教化在二州之間，弟子的接化，有了曹溪，南嶽等許多人。

行化四十年：神會語錄以爲四十年，但由先天二年（七一三）示寂而逆算時，上元元年（六七四）爲五祖寂年，出廣州法性寺二年前，此二年間爲隱遁十六年的最後期，大概在曹溪，但，還不是行化的時期。然則四十年是不是概算，或者因爲五祖寂後，持有印信？

六祖四十歲，歸曹溪之年，南嶽生。神會僅十歲，青原大概二十歲了。這儀鳳年中（六七六年十一月至六七九年六月）神秀在荊州玉泉寺，載名於僧錄，又住於楞伽孤峯，與六祖住曹溪，大概是同一時期。六八四年中宗即位，兩個月後，則天武后廢之，立睿宗；七個月後又廢之，九月武后自立。六八八年睿宗受具，六八九年蒲州法如示寂，義福受具。六九〇主武后改國爲周，自稱帝。法寶記以爲武后於長壽元年（六九二）遣天冠郎中張昌期，召六

祖，稱疾不出。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再以使令奉達摩以來傳信的袈裟，供養於內道場，又六九七年，武后遣張昌期令智說入內。久視元年（七〇〇）令荊州玉泉寺神秀，安州受山寺玄頤，隨州大雲寺玄約，洛州會善寺慧安，入內供養。傳信的袈裟，智說歸荊州時，與之。武后於景龍元年（七〇七）十一月，遣薛簡於曹溪，告以袈裟已與智說，另賜摩訶袈裟一領，絹五百疋。六九二年召六祖事不是事實，六九七年智說入內事，先於他人，這個不能信，大概因爲法寶記是屬於智說系統之書而傳出。傳信的袈裟歸乎智說的事，不合事實。其實袈裟的入內供養在肅宗上元元年（七六〇），六祖寂後四十七年，神會示寂之年，不是武后時。武后殂於神龍元年（七〇五）十一月，景龍元年（七〇七），已不存在。景龍大概是神龍之誤。景龍又名景隆。告知袈裟，又不是事實，無上法寶，怎可私有？雖爲智說系統偽造，但借用王威，又不是正當的行爲。所以武后賜摩訶袈裟事，又是偽造。但，久視元年召入神秀，慧安，這是事實。神秀即於第二年，大足元年（七〇一），九十五歲時上京，此時神會三十四歲，由荊州到曹溪，始從六祖。此時六祖六十四歲，南嶽已爲六祖弟子，青原已入青原山。前一年（七〇〇）石頭生，七〇二年荊州智說示寂。

神龍元年（七〇五）正月，武后讓位於中宗，

二月復國號爲唐，一月十五日召勅六祖（全唐文）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可是中宗令六祖入內，是由慧安神秀推讓。詔無偽陷，二師在宮中受優遇，尤其不受神秀作臣下禮。況且神秀奏以六祖爲正統第六代，持有五祖衣法。可知神秀對付六祖，併無對立或者誹謗的思想，可是自從神會排擊北宗以來，惡罵神秀，自畫幻影而誦之，遂而改變壇經，遺毒於後世。

別傳以爲高宗出詔，這個不對，又詔文大意爲「朕虔誠慕道，渴仰禪門，召諸州名山禪師而供養，安秀二師爲僧首，二德推能禪師」，但這是別傳自作的，真實的詔文在全唐文。祖堂集就基本於別傳的詔文而記述，景德錄，正宗記，德異本，宗寶本等即基本於全唐文。太宗記爲取意文。

據說六祖接詔，上表，稱疾而辭。上表文僅存於別傳，祖堂集。祖堂集又基本於別傳。而且其偽不明。即云：

韶州曹溪山釋迦慧能辭疾表

惠能生自偏方，幼而慕道。叨爲忍大師，囑付如來心印，傳西國傳衣鉢，授東土佛心，奉天恩遣中使薛簡召能入內，惠能久住山林，年邁風疾，陛下德包物外，道貫萬民，育養蒼生，仁慈黎庶，旨弘大教，欽崇禪門，恕惠能居山養疾修持道業，上答皇恩，下及諸王太子，謹奉表，釋迦惠能頓首頓首。（待續）

三十五年宿疾一旦除

月基

我這次胃部，動過大手術以後，經醫生許可，讓我出院返回本會調養，謬荷各方師友的盛意，紛紛地來函慰問，斯種高誼雲情，永銘心版，爲了答謝垂注之熱忱，特寫此文，作爲一個具體的總答覆。

許多人常常詢問我的胃病歷史和怎樣起因的，屈指算來到本年度止，已是整整地三十五個年頭了。那時候，我纔十四歲，因爲自己年輕，不懂攝生的道理，再加上披荆的祖庭與念書的地方，有四五華里的距離，同時，蘇北交通工具，又沒有臺灣這樣的發達，完全靠十一號車代步，有時候喫得太飽有時候餓過了頭，在這些種種因素造成之下，正是培養胃病的好機會，最初並不十分難過，只是胸口悶塞，感覺上有一點兒消化不良，或者口吐酸水，當時只要減食一些，改喫麵食方面的東西，就會不藥而愈了。

在大陸上，我這個胃病很少發作，原因本身環境好，生活安定，當然情緒也好，所以無論怎樣辛苦，甚至朝夕奔走山野鄉村看書收租等工作，都不會受其影響，從這點看來，心理影響生理上的關係，確實是異常重大。赤禍之亂大陸，稍具民族意識的人，沒有那一個不追隨政府，奔向自由，我也是其中之一，起初逃往香港，歷盡人間所有的艱辛，以致身體受了重大打擊，而後輾轉來臺，擔任高雄佛教堂住持三載有零的時間，到了四十八年秋天，自己又獨力創建棲霞精舍，籌劃各種事項，至此，身體可能又受了一點兒影響，基於以上這些關係，我的胃病程度，只有一天加深一天了。

本年二月九日，高雄縣籍的立委何景賢先生的

令兄何景義鄉長舉行告別式，在三日前就託黃玉明立委向我通融，邀請我至何氏的旗山故鄉主持法會，當然滿口答應，而且還率領六位連友前往念經，並在告別會場上開示佛教對於生死看法，在場三千餘人，均爲之動容不已，大概因辛勞過度而車行過久的關係，回來不到四天的時間，突然發生了胃出血重症，上面口吐瘀血，下面大便帶血，不思飲食，胸口疼痛不已，無法靜臥入睡，祇好盤坐床中，默念觀世音菩薩聖號，消除自己業障，減輕病狀的痛苦。十三日上午九點，潘美琛居士打電話到高雄市衛生院護理主任張寶蓮小姐，請她設法找一名醫生前來爲我診治大約一點鐘左右罷？張主任偕同高雄市立醫院內科主任黃銀豐博士蒞臨本舍，爲我詳細檢查，更告訴我病情相當的嚴重，已經到了非住醫院的程度，否則，後果難以想像；我隨即答覆他，唯有這十天當中，沒有辦法入院診治，原因有二：第一春節在邇，民間向來重視這個節日，假使這期間，縹緲友好前來訪問，如果無人接待，委實是壹件天大的失禮事情。第二南部某軍軍團副司令官鄧鵬奇中將，在一個月前就說好，二十三日爲他的令嚴昆隆老人逝世一週年，在本舍擬辦一堂往生的普佛和訂好了三棟素菜，宴請諸位親友，倘若我入院的話，這個責任誰來擔負哩！黃博士聽了這些話，也覺得非常合理，祇好爲我打了兩針，放了幾小包藥丸，頹然而返了。

十五日，本舍各位信徒和黨國元老狄君武先生前來訪問。十六日，海軍××部隊司令崔之遺中將夫婦臨舍賀節，談話略久，顯得有些吃力，到了晚上身體發生變化，咯血的程度比三天前還要重，整

夜咯血的數量，先後統計起來，最低限度有五個痰盂的容量，當時無論什麼飲食，都不能接受了，換句話說，就是喫什麼吐什麼，十七日，上午八點半，朱殿元居士騎着摩托車到高雄市衛生院找張主任，請她趕快約黃博士前來急救，朱居士還沒有回來，鹽埕區的一班護法，如陳慈如、駱桂英、黃簡絲綿、陳許好、洪呂淑貞等連友，以及蔡萬旺夫人吳福興太太們，皆先後聽訊分坐計程汽車抵達本舍，探視我的病狀，並且主張我立刻就要進住高雄省立醫院診治，便於早晚侍護，我告訴他（她）們不必過分着急，先請用茶點，稍等一會兒，俟張主任來了以後，再行決定罷。果然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張主任與黃博士同坐一輛高雄市立醫院的救護車趕來，黃博士首先替我量血壓，當時的血壓，只剩了三十六度左右的光景，即刻又爲我注射了一針，並且邀我立時上車，市立醫院裡頭等房間，已經準備好了。我這時無話可說，只有請他（她）們稍等一下，招呼覺通大德，將佛前的香燭點起來，我穿好衣服，恭敬的磕了三個頭，向諸佛菩薩請假，然後更跑到廚房裡囑咐老陶安心在舍盡職，照應常住各種事項，復託鄧萍居士至鳳山佛教蓮社邀請煮雲法師午後三點撥冗惠臨本舍坐鎮，便於領導未來信徒共修事宜。

數月後，張主任對我講：「血壓到了三十六度左右的人，照理神志不清，無法自由行動，可是你和我常人一樣，在醫學上始終無法解釋這個問題，現在祇好說，一般宗教修養凝結的精神，普通人委實難以做到這種地步，黃博士也同有此感，並且嘖嘖稱奇呵！」

我進了醫院以後，托庇 三寶加被與黃博士悉心診治的關係，一直向好的途徑邁進，始終沒有逆轉，這點值得無限欣慰。最初進院的十天，每日上午九點，除注射乙西西葡萄糖等液體藥物外，下午三點，還打補針兩枝，以及內服三次藥粉。最初四日，不讓我飲食，使胃部休息一段時期，到了第五日，纔准略進少許牛奶米湯等流質食品，如此，逐漸增加份量，直至能喫稀飯兩碗為止。

我進醫院的時候，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十九日共修時，大家纔完全明白，午後三點，立委黃玉明先生率領徐步青、趙鏡慧、楊左熙春、趙文玲、張朱鏡法、嚴寶釵、程楊潤、顧朱曼等連友，蜂湧而至一零一病房看我，很蒙她們的厚意，問長問短的，甚至還有的急得眼淚都流出來了，我輕言細語地向他（她）們說道：「諸位護法：千萬不可存有俗情的念頭，這是我個人的業障，誰也不能代替，生死確有定數，請大家不要難過，多多地為我默念觀世音菩薩聖號，生則，固然消除業障，萬一不幸死了，也可以帶業往生。……」回憶起來，那個場面氣氛顯得異常沉悶和情感交流，都到了頂點。晚間七點，悟一監院特由臺北搭軍用飛機趕來高雄探視，並代表星雲法師向我致意問疾，這時我個人內心甚感無限安慰，並盼他小住若干時日，等二十三日鄭中將令嚴昆隆老人的週年過了，再行北上，謬荷首肯。悟星二師得悉我之病情嚴重消息，是由朱殿元居士函告，否則，我決不敢勞駕他們，因為春節期間，他們事務較忙，何必大驚小怪虛擲寶貴時間與浪費了金錢哩？

二十六日，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白聖老法師因公蒞高，會蒙他老慈慈抽暇來院看我，復厚賜醫藥費款與水果等物，這種極富人情味的舉動，簡直使我永久難以忘懷了。

三月七日，成一法師師智光長老南亭上人的慈

命專程和悟一星雲二師南來，以及隆道方丈偕同賴宗妙林金枝諸公，同日上午抵達醫院，除普言安慰我外，更願贈醫藥費款與奶粉等物，當時我之私衷充滿了感激的思潮，令我振奮得無話可說。此後陸續有：太滄上人、東初、佛聲、懷雲、淨念、廣慈、妙然、浩霖、嚴持、寬裕、以德、本際、慈雲、開證、聖嚴、聖印、慧定、善定、普心、志心諸法師、侯秀人夫婦、王平夫婦、方倫、顧竹君、張少齊、李傳薰、袁劍春、唐曜、劉晃、陳志良、朱斐、陳族、蔡萬旺、陳文、方秋伯、鍾石磐、吳陳乃德、郭涂家義、江鏡智、蔡南式、李孟泉、翁財高、沈祖基、謝友華、蔡建生、吳鐘靈、居德富、李雲龍、朱劉淑貞、謝順武、蔡運辰、趙景山、郭隆耀、李五指、胡寶和夫婦、楊德玉、董正之、鄭鵬奇夫婦、周煥岳、陳燦琳、姜澤如、曹敬三、殷嘯秋、施梅爵、陳妙珠、梅訓勤、張月珠、姜宏効諸位名流，以及海外隆根佛宗二法師與張寬人居士等，或親臨撫慰，或函電慰問，或惠賜藥品，或頒贈金錢……這些感人的高誼，使我沒齒難忘！

另外，更有二事，令我感奮的：第一件是黨國元老張溥泉先生的夫人崔麗華監委，在公館裡閱讀覺世旬刊，洞悉我住院的消息，特派部屬金洪志上校，由臺中來高慰問我，更送我新臺幣二百元，作為醫藥費用。第二件是高雄市佛教支會理事長隆道和尚與高雄市苓雅區區長孫順天連友，分別致書，陳啓川市長，報告我因病進入市立醫院，又蒙陳市長的盛意，兩處合送新臺幣一千二百元正，亦係作為醫藥費用。

未動手術以前，悟一監院的意思，希望我去臺大醫院，或者中心診所治療較為安全，而且設備上又較為健全，我說到那時再研究罷。後來他因事回臺北，更請國防醫學院蔣旭東副院長寫了兩封信，分致高雄市二總院蔣興周院長與民衆診療院劉青彰

主任，假如我不願意去臺北的話，可以改住二總院和民衆診療院，我這個人，一生注重感情，覺得在市立醫院住了這麼久，所有醫生與護士都認識了，而且彼此還建立了很好的感情，與其百動，不如一靜，因此決心在市立醫院開刀，並且先和外科主任陳再興博士晤面，商談一切事項，同時擇定於十七日下午九點動手術，結果悟星二師，亦表贊同。不久，這個消息傳播到信徒耳鼓裡，他（她）們都緊張起來了，內心恐懼萬分。舉例來說：例如君毅里的殷老太太，早晚就在佛前為我開刀默禱平安，更自願減少自己的壽命，哀求諸佛菩薩慈悲，使我順利地渡過難關；五福四路的趙文玲老居士，也是這樣的行動；澳洲行的陳太太，更為我求籤問卦，預測未來的安危；以及臺中的南亭上人在佛教會館春秋法會內，為我設法消災辟位，這些感人的事蹟，在我生命史上，永遠無法消滅的一頁也。

十六日，深夜十二點，寂然思師，身穿墨色海青，手持念珠，面顯笑容，站在我的床前，我看見了，隨即下床頂禮，並且跪在地上，懇求他老開示。寂師對我謂：「……明晚開刀，決無意外問題，一切經過都很順利，希望你今後珍重，為攝山，為佛教多多的努力……」。醒後，淚流滿面，回憶曠昔寂師栽培我的深恩，至今未能報答於萬一，內心羞慚，無法言宣，故而徹夜，無法入睡。

十七日，上午照常喫稀飯與牛奶，下午決不喫一點兒東西，口渴的時候，頂多喝些滾水。原定九點動手術，後因準備多種事項，遂延遲了三十分鐘。我未進手術室以前，護士小姐為我注射了兩枝強心針，恐怕我開刀時恐懼，特為穩定我的情緒，並非事後說風涼話，那時我的心裡非常鎮定，認為一個人的生命，遲早總有結束的一天，只要死得其時和死得其所，決無什麼遺憾，何況現代的醫學如此發達？九點二十分，我被四輪推車，推進手術室門

口，看見八十幾位男女連友站在那裡，隨時叫推車的停下來，我向他（她）們深深地致謝，並且說：「諸連友的好意，我非常感謝，在我動手手術的時候，千萬不可緊張，以緊張的心情，為我多多的默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大家都合掌答：「是，是」。

手術室的面積，約有二十坪土地左右這麼大，裡邊站了十幾個人，有醫生，有護士，悟星三師，站在玻璃窗外窺視，八十幾位男女連友，這時亦分散在各個窗口，爭觀動手手術的實況。陳再興博士首先叫我將夾衣服脫掉，只剩下了貼身的小掛褲，連褲帶子亦除掉，而後叫我曲臥在手術檯上，洪文亮醫生在我背脊骨上打了一枝麻醉針，然後再叫我仰面而臥，這時我發覺了上面有一個圓形的鏡子，酷似寶蓋一樣，我緊緊地閉着雙眼，用極強烈的思慮來觀想這一面圓形的鏡子，彷彿一個莊嚴華麗的大寶蓋，中間湧顯着觀世音菩薩腳踏蓮花，左手拿着淨瓶，右手執楊枝，不斷地洒甘露，源源地在我的身上，口內默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心中毫無一點雜念，澄清得如同西子湖裡的淨水一樣，張寶蓮主任握住我的左手，王護士長握住我的右手，陳博士等這時開始行動了，祇聽刀剪聲音互相交錯響着，先後共費了七十分鐘的時間，我嘔吐了三次酸水，更問了陳博士等三次時間，因我施行局部麻醉，所以各種舉動都聽得清清楚楚。我的胃部，已經潰爛了好多，計劃去三分之二，共有四種性質：第一種，有一塊，約五角銀幣這樣大的範圍，上面已經穿了一個孔。第二種，有六塊，約壹角銀幣這樣大的範圍，整個外皮粘膜已經沒有了，露着紅紅地鮮肉。第三種，有兩塊，約三角銀幣這樣大的範圍，上面有紫黑色的疤痕。第四種，十二指腸上，約有一寸左右長，已經僵化了，很像雞腿。這些割下來的東西，均用藥水浸在玻璃瓶內，儘量讓在場大家參

觀。

開刀後，第一夜星雲法師與張寶蓮徐景淵鄭萍居士等侍候我，那天夜裡有一點兒煩躁，始終無法入睡，自己咬緊牙根，虔誠的默念觀世音菩薩聖號，懇求觀世音菩薩慈悲，憐愍我這一個苦惱眾生，痛苦早些滅除罷！早晨五點半鐘睡醒了，最感欣慰的，動過手術以後，那夜竟能小便兩次，悟一監院，認為這是發生奇蹟。第二夜洪呂淑貞與陳仁和鄭萍居士等侍候我，我因痛苦完全解除了，愛請悟一監院不必守夜，返回五塊厝宿舍休息。第三夜慈來師與陳慈如潘美琛居士等侍候我，深夜一點零五分，肛門排氣，像聯珠炮似的連續地響了三次，至此危險期，完全渡過，早上陳博士來病房診視，囑我飲用藥汁與牛奶米湯麥片等物。第六日，可以下床行動。第七日就拆去創口上的縫線，毫無痛苦。據陳博士對我說：「去年和今春我在本院，共為七十幾個人開刀，以你大法師的情形為最好，而且健康也恢復得很快」。天曉得，我的身體那裡好，只是三寶加被和醫生悉心診治有方罷了。

現代醫學，雖然如此的發達，但是病倒下來，服藥打針多或少還是一點兒痛苦，與其醫病，不如防病，這個意思就是說：平時要小心注意身體，所在地的環境衛生，尤其重要，萬一不幸生了病，就要趕快請醫生診治，千萬不可拖延下去，就拿我個人做例子罷：我這個宿疾——胃病，具有三十幾年的歷史，如果不是生在今天，或者設有這樣的殊勝因緣湊合，那後果真是不堪想像了；現在一反其前，我這個宿疾——胃病，三十五年的痛苦，居然一下子去除了，內心的喜悅，那簡直是無法形容啊。

目前自由祖國值得向外驕傲的地方太多了，最顯著的是：朝野上下同胞愛，非常濃郁而熱烈，往往一個人病倒了，大家都伸出友誼的巨手，撫慰病

人的寂寞，溫暖病人的心靈，充滿了醇厚的人情味，這樣能使病人減輕痛苦和加速健康的程度，我個人就有這樣的感覺。

佛說的苦空無常真諦，在平時，大家沒有什麼感覺，一旦病倒了，終知道「健時都為別人忙」，本身一點功夫都沒有用。往生了，當然無話可說，身體好了的人，應該警惕自己，趕快準備後去資糧，免得三十夜到時，顯得驚惶失措，這是我動過手術後，得了這樣的一個啓示。

四月六日上午十點，復蒙陳慈如，黃簡絲綿、陳許好、駱桂英、蔡太太、洪呂淑貞、張寶蓮、謝順武夫婦、楊左照春、張朱鏡法、陳鏡叶居士等，僱了小轎車兩輛，由高雄市立醫院接我回來本舍，體佛上供，中午大家聚餐。

午餐的時候，我與星雲法師打趣地說道：「我今年四十八歲，恰巧這次在醫院裡住了四十八天，春節期間，幾幾乎四十八願，現在幸仗三寶慈光加被和縑素蓮友照顧，今後當加倍培養德學努力進修，作為酬謝各方縑素蓮友援助我的深恩」。彼此相視，哈哈大笑，結束了這一場悲喜劇。

中華民國五十年五月十六日寫於高雄市棲霞精舍

（上接第二十一頁）

媽，我不敢照鏡子近來我發現自己一天比一天老了，一天比一天更像您了！我不知道在人間還能活多久？我總覺得我的負擔很重，我的兒女還沒有長成，學業還沒有告一個段落，我還有許多書沒有讀，許多文章沒有寫，許多事沒有做；我需要有比現在更康健的身體，更堅強的意志，更充沛的活力……親愛的媽，這一切一切，請您在冥冥之中賜給我吧！

寫到這裡，我忽然寫不下去了，我呆呆地凝望着您的照片，漸漸地模糊了，原來深珠網已經蓋住了視線，媽，再談吧，祝福您在西天快樂，平安。

談忍耐

寒 兵

「忍耐」這類文字，屢見不鮮，各人有各人的見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現在我又來談「忍耐」，以與耐性不夠的同道相互砥礪。

中華民族，歷次為異族侵犯，不為異族所同化而滅亡，固由於有悠久文化，其主要的還是我們民族富有堅忍性——即民族精神。「勤勞堅忍」為軍人之特色，實際這個特色，為每個炎黃子孫所具有。我們遠的不談，就近的來說，八年抗戰，如果軍民沒有高度的忍耐，有信心的忍耐着勝利來臨，今天的世界局勢一定另外一個情勢了。現在反共抗俄，反攻復國的戰爭，也憑了這個「堅忍」，不然的話，一般生活清苦的軍公教人員（中下級幹部）早不要活下去了。「忍耐」是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可比的，教育不能替代，權勢，財富，父母，親戚，均不足以替代。當你「智慧」已經失敗，「天天」無能為力，一切都感到絕望時，其所以還能够使你有一線生機，甚至能使你結出生命之花，完成了學業，成就了事業，這全憑一個「忍」字。這在歷史上有許多先聖先賢成功的例子。

事情，你讀書也好，你學佛也好，做官經商也好，如果讀書，學佛不能有所獲益，官運不通，經商數月而蝕本，你必有向後的念頭，在這個時期是最危險的，也是你生命能否發出光芒最大的關鍵，歷史上許多大事業，都是在大多數的人不前的時候，而你仍然衝破難關，向前邁進，忍耐着黎明前的黑暗，光明終必到來的。可以說「忍耐」是一切成功之母，是大學問家，大學問家，無價之寶。它是解除一切困難的鑰匙，它可以使人們在災厄中不致滅亡。昔日如來因他修行證初地菩薩時，修忍行在山中安坐。一天歌利王一極惡的暴君帶羣妃出遊打獵，到山中王乃憩息，睡醒，不見左右彩女，遂入山，尋見衆妃宮女圍繞禮拜仙人，王乃大怒，問曰：「云何恣情，觀我女色？」仙人曰：「於諸女色，實無貪看。」曰：「云何見色不貪？」仙人曰：「持戒。」曰：「何名持戒？」忍辱即持戒，王將刀割仙人身問曰：「還可痛否？」仙人曰：「實不。」王即節節支解，問曰：「還瞋恨否？」仙人曰：「我尚非有，何有瞋恨？」天怒雨石，王惧乃免。爾時王者陳僑如也，仙人者，即釋迦

如來也。故金剛經云：「忍辱波羅密，如來說非忍辱波羅密。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應生瞋……」由此可知，如來當行忍辱行已經不執著我，倘使如來有個我的存在，那殺忍辱，支解又怎能忍受得了。因為如來能忍人所不能忍，所以而於菩提樹下豁然開悟，證得無上菩提。

忍的功夫這麼大，我可以斷言，一個忍耐力強的人，其成就必較之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的人，來得大。許許多多貧苦的青年男女，能够受到充實的教育，其最大的原因是這批青年能熬得苦，克服着環境，這種例子多不勝枚舉。譬如去年果宗靜海兩位法師，赴日泰讀大學，以一個一文不名，在舉目無親的異地，言語不通，要研究幾國文字，如無高度克服環境的忍耐，忍受生活，語言，人事上以及環境上等等困難，怕一目的的地就買掉言旋了。美國人的成功秘訣，就是不怕失敗，他們心中每要做一件事時，必定拿出全部心力以赴，從沒有想到有什麼失敗的可能；假使失敗了，馬上會站起來，而抱了實大的決心，向前奮鬥，直至成功而後已。我們看看許多白手起家的大富翁商賈，工農家，政治家，宗教家，當初總有若干困難，失敗成功，成功失敗，甚至

失敗再失敗，然而他們不灰心不氣餒，再接再勵，勝利終於屬於他們的。

「忍耐」也可算是一種願力，一種志向，這種願力如不達則不休。國父倡導革命，凡九次失敗，第十次終於成功，願力救人民於水火，其結果達成此願力。據慈航法師的弟子說，慈氏在世時，在某一方面總覺不如人，於是乃痛下苦功，發大願力，生不如人，死後留個不壞之身也要超過他人。因此菩薩最後再度閉關，修文字般若，行慈氏所行，終於顯現金剛不壞之身，為佛教史上寫下一頁光榮詩篇。古云：「不患無位，患無以立。」換言之，不要患沒有地位，祇要你立下願心，忍耐的奮鬥，必然成功的。

「忍耐」也有分寸，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佛教徒也許受了大肚佛的「有人打老拙，老拙自隨倒，有人唾老拙，隨他自乾了！」感染，儘管他人凌辱，砲擊仍是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我真為他們着急，我們看耶教到處學校醫院林立，佛教則向不可見，如何挺得腰，擡得頭來，抵外侮呢？目前一些熱愛佛教的法師都有不可忍耐之勢，紛紛出國深造，準備回來興辦教育。華嚴蓮社義診所也垂垂問世。給貧苦的民衆帶來了一個福音。我希望這類的民衆多一點，更以我一顆赤誠的期望出國的法師及懷有大願力的法師如願而成，為佛教揚揚眉吐氣。



揮

別

荷芬

宛因難得一個人出去應酬的。這次向君同事的女兒出嫁，剛巧他到南部出差去了。她只好單獨去吃喜酒。

婚禮在亂哄哄的嘈雜聲中，草率完成。喜筵開出來，偌大的禮堂，真像一隻密封着的紅綢綢的盒子，賀客成了嗡嗡不已的一大窩蜜蜂，一簇一簇的圍住桌子大嚼大喝。發白的日光燈，映着四壁的「愛河永浴」，「天作之合」，亮出閃閃的金牙，有意作誇張的笑……

宛因吃了一半，覺得有點昏眩，她站起身來和同席的人打招呼，預備提早告退，就在她站起的一刹那，忽然她的手臂被背後走來的一位女客拉住了，她楞了一下，也許是認錯了人吧？對方却極其親熱的攔住她。

「喂，楊太太，久違啦。你一點都沒改變，老遠一瞧，怪不得眼熟，可不就是你。」

「她是誰，到底是誰？」宛因心裏的問號，東竄西鑽的，慌忙找尋着出路，活像一條擱在沙灘上的泥鰍，

十分受窘，也十分惶急。對方並不需要她答話，儘自說自話下去。

「小美十二歲了吧？進了中學？到臺灣來沒有添小的？」宛因肩膀上給一隻溫暖的手掌壓着，壓着。一般陌生的熱流，使她疑疑惑惑的不安。

「她到底是誰呢？」該死的記性，全不管用。——這明明是個久別的熟人，要不，人家怎會這樣直截了當的問長問短！歲月是無情的，在她的臉上，竟搜索不着可資提醒記憶的痕跡。她細細看着對方似笑非笑的眉眼，眼角的紋路如兩把摺扇一張一合，嘴角隱隱帶着嘲諷和幽怨。神情是那樣的奇怪，那樣複雜……

蓦地，她腦中電光一閃，轟的一聲，有如受了雷擊，她立即恍悟到面前站的是誰了。她強作鎮定，沉住氣，嚥嚥着說：

「哦，想不到是李小姐，我一直以為你留在大陸呢，什麼時候出來的？」

「什麼時候出來的，」對方輕輕

重複一句，仰一仰頭，驕矜地回道：「還不是和你們同乘的一條船」。

這輕飄飄的一句，在她似有無限的得意。宛因可灰白了臉子，手心沁出一陣冷汗。早已平復的創痛，幾乎一下子爆發開來，久已熄滅的妬火，又死灰復燃有熊熊熾烈之勢……她心曠神怡的悸動着，啊，這些年來，她所度的安靜幸福的日子，難道完全是個大謊？！李玉如在臺灣，一直在臺灣！原來自己是苟活在丈夫欺瞞下的一隻糊塗蟲！

然而，李玉如慘兮兮茫然瞪視的目光，無睹於她瞬息間劇變的表情。臉上掠過一抹陰森的暗影，儘管幽幽的說道：

「這些年，我一個人住在新竹，公家有配給的房子，生活還過得去。沒有打聽過你們的住址，所以一直沒有來看你們」。

謝謝天，人生何處不相逢，幸而此刻向君不在場。急流湧退的情緒，很快幫她恢復了理智，她撫慰着內心

的激動，瞬間返躬自問，油然同情起李玉如的遭遇來了。而她自覺又何嘗不是一個受盡感情折磨的可憐蟲呢。這已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一經追憶，猶在眼前。對她而言，失去愛情的恐懼，和妬恨的痛苦，是歷久而長新的。真的，她信賴向君有如信賴自己的靈魂，深摯忠貞。誰不羨慕她們這一對恩愛逾恒的夫婦，做夢也想不到，暗中她竟有令她心碎的秘密。

在上海，向君是李玉如的頂頭上司，她們共事了多少年，宛因不太清楚。因為她自制了一條規約，從不過問丈夫的公事，不問閒言碎語。所以家和辦公室是莫不相關的兩個世界，她安於她幸福的小天地。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李小姐，對上司夫人獻起殷勤來了。她特別喜歡宛因的幾個小孩——他們會跟着爸爸遊覽過辦公廳——自願自得的幫着宛因織毛線衣，縫置裝。假日帶來大包小包的糖果點心，陪孩子們上公園看電影，顯然這位幹練大方的女秘書，她樂於服務的精神，從辦公室拓展到私人範圍裏來了。尤其宛因生第四個孩子住院期間，真虧了是李小姐，一早一晚照料着大大小小的飲食起居，還要張羅着產婦吃的湯菜，着人送到醫院去。宛因對這位熱忱能幹的朋友，深深感激之外，終日就轉着如何去報答她的念頭。她想：報答她最好的辦法，替她物色一位理想的男子，促成她美滿的婚姻。她屢次把這主意拿出來和楊先生商議，他總是冷冷的說：

「管人家閒事幹嗎？李小姐眼光很高，差不多的人未必看得上，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她得不到丈夫的支持，並不灰心，只有埋怨他幾句：

「促成人家的好事，何樂而不為，誰像你一般冷血！」她提的次數多了，向君攔阻不了，就隨她撮合去。

宛因有個表哥，叫丁朋，從美國得了醫學博士回國，一直是某公立醫院的內科主任，在醫界很有聲望的。去年太太去世了，留下一個四歲的男孩，寄養在外婆家，這位丁醫生，儀表不俗，性情又很文雅，一派紳士風度，種種條件匹配李小姐是綽綽有餘的。宛因決定這項介紹，徵求了雙方同意，就請他們到麗都飯店晚餐。

席上丁醫生談笑風生，很自然的與在座者談動周旋，無意間談話的對象，都偏重在玉如身上，可是，一向老練大方的李小姐，忽然變得臉紅起來，不時拿眼角瞟着楊先生，幾乎一舉手，一投足都要徵求得她「上司」的暗示才敢採取應對的方向似的。向君在席上有些心神不屬的樣子，頗有點矜持。唯有宛因是活潑高興的，像一隻愉快的鳥兒唱着讚美歌，流輪兩邊捧場。讚遍了李小姐的聰明，能幹，美麗，也道盡了丁醫生的熱忱，瀟灑……

餐後，丁醫生請大家去看電影。宛因第一個贊同。向君很為難的皺一皺眉，表示他有不能參加的苦衷：八點半秘書室舉行小組會，他是召集人，不得不去應付一下，容他先走一步。

宛因愕然！連連低聲向丈夫耳邊

商量着：「好意思掃了醫生的興？打個電話去，請人代理一下，不可以？」向君的態度，益發僵持，索性拿起帽子，逕向客人告辭而去。

李小姐怔了一怔，含羞地向主人道歉說：「姨母病了，想此刻去彎一彎。」宛因檢到個機會，連忙建議道：「那再好沒有了，請丁醫生送送你，順便替姨母老人家看一下病」。

「謝謝，不用了，不用了。」她那份辭謝不迭的惶惶，恨不得奪門而出。丁醫生看着她踟躕的背影，聳一聳肩，攤開兩手，發出會心的微笑。宛因可氣炸了；李玉如太不知好歹。難道她已有了比丁醫生更高的男朋友？自己白操了這番心，碰了一鼻子灰，以後再不自討沒趣了。倒是丁醫生毫不為意，仍然陪宛因到國泰去看了一場「一難難忘」。當他們看完電影，走向霞飛路叫車子的時候，竟撞見向君正從對馬路一家咖啡館走出來，後面跟着李玉如。宛因滿腹納罕和驚疑，呆在馬路上，半天，半天，做聲不得。

向君的臉孔板得像一道牆，他向妻子施施地走來，指着咖啡廳的活動門說：「裏面還有兩位同事沒有走呢，開完會來喝杯咖啡，剛剛路上碰到玉如。當着客人的面，她信服他的申明。然而，從此她心上添了點什麼，像一塊暗疾，一抹陰影。老是閃閃爍爍的，感到澎湃的隱憂，使她發悶疼痛。」

不久，機關同仁到杭州去作春季旅行，宛因分曉在即，向君留在家中。一天早上，工友送來幾件公文，其中

有一封從杭州寄來的信，信封上寫着楊主任助啓的字樣，大約是一封有關「公事」的函件吧！向君從洗臉間走出來，手上拿着剃鬚刀，滿頭的肥皂泡沫，他瞥了這些公文一眼，隨口說：「幫我拆一拆吧！她撕開「助啓」的信封，大出意料，竟是李玉如寫的，中間有這樣的幾句：

「……我們的事，你到底如何打算？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她受着震心的一擊，顫抖着雙手，把這一頁信紙，直送到向君的鼻尖上。盡力睜大了兩顆眼珠，定定的注視着丈夫的面孔。啊哈，那真是永恒的一剎呵！他那種尷尬的，莫可奈何的，無可抵賴的微妙神情，對宛因的印象是那樣的驚心動魄，而且銘心刻骨。兩個人面對面，拆穿了美麗的虛假的裝飾，原來如此的不忍卒睹！

自後，「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成了一句痛苦的偈語，一道催命的符咒：它裏面潛藏着無限的欺騙，無窮不可告人的隱秘，讓她柔腸寸斷。對向君而言，那又不啻是一道金箍咒。他一聽到就頭痛。宛因偏偏要常提起它做他的備忘錄。夜闌人靜，是相對揭發創痛的時候了。他被質問，被考驗，並且被命複述一切經過……她一定要知道，而且非知道他的「秘密」不可。可是他的面孔是沒有窗子的牆壁，嘴吧是密封的瓶口，聽憑她拿這咒語來施展多大的法力，他總咬緊牙，並不吐露半句有關「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的內幕。

幾個月下來，宛因瘦掉了一圈，憔悴了十年。向君在公事上是克盡厥職

的主任，在家中是益發柔和體貼的丈夫，但一天有八小時以上，和李玉如生活在一起。她一切都無能為力，除了暗自吞嚥着苦澀的酸淚。

三十八年春，共匪逼近京滬。向君決定攜家眷來臺灣。當宛因獲知李玉如決意留住上海，她不禁欣喜若狂有如突然受到大赦的死囚。是的，一家遠走臺灣她便安心了。所以別人惶惶逃難，心情是淒楚的。宛因却例外的輕鬆愉快。

這麼多年，他們生活是安靜寧活的，但留在大陸上的人呢？情形却越來越惡劣。在共匪暴政下，一個遭到災殃的情敵，每每讓她興起「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意味深長的自疚自責。

料不到，此刻竟出現奇蹟，夢幻一樣不可信的真實，李玉如一直在臺灣！她變了，變得認不得了。青春已在她蒼白的面頰上隱退，兩鬢已添了幾縷銀絲。但挺直的背，揚起的眉，却顯着傲然的孤高，也許她爲了她青春，作了崇高的犧牲而驕傲吧？宛因想到此，不禁打了個寒戰。

她們倆並肩打鐵堂的側門走出來。李玉如終於平靜的問道：「楊先生好嗎？現在哪兒得意。」她簡略告訴了他的近況。走到馬路上，李玉如要往火車站回新竹。她們就此分手，路燈的光，從樹葉間篩下斑駁的光點，洒滿她的一身。她自黑白交錯的陰影中走出來，走向前面霓虹燈彩燦然交輝的世界。轉過頭來，向呆立在路旁的宛因揮揮手。宛因揮動手，眼睛不由的發了熱，她感到她所揮別的，彷彿不是那遠去的莊嚴的人影，而是她過去的一切痛苦，妬恨，忌猜……



遙寄

謝冰瑩

親愛的媽：

這時是深夜一點，我又燃上了三根檀香，一陣陣清香吸進了鼻孔，使我感到又舒服又清爽。我抬起頭來，望着您和爸爸的慈容，媽，您彷彿胖了一點，是不是您在西天的生活過得很快樂？您還和爸爸，姊姊，大哥二哥在一起嗎？唉！提到他們我又傷心了！姊姊逝世後，我寫了一篇文章紀念她，總算盡了我這做妹妹的一點責任。她的身世，不知引出了多少青年男女的眼淚，當權哲先生把「姊姊」譯成韓文發表時，也曾接到韓國讀者的來信，他們同情姊姊的遭遇，對姊姊表示崇高的敬意；然而這又有什麼益處呢？她已經整整地離開人間二十二年了！

至於二哥，我一直想要好好地為他寫篇文章悼念他，還要把他寫給他女朋友的情書也一併發表。媽，我知道，您是不贊成的；您最不喜歡兒女自由戀愛，因為您是始終贊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僅僅只爲了這一點思想立場的不同，就活活地把二哥的生命葬送了！

親愛的媽，我不忍心再提起往事，我相信那會使媽感到無限的痛心而且會後悔不該管束兒女那麼厲害；我現在要告訴您的，是我愈到老年愈想念您，愈需要您的安慰，您的鼓勵。媽，我一刻也不能離開您，唉！怎麼辦？您如今和我已相隔兩個世界呵！

「孩子，你是絕對不會了解媽媽是怎樣愛你的，一直要到你自己有兒女之後，才懂得母愛的偉大

！」

媽，這是您親自對我說的，我牢牢地記在心裡；只是當時並不知道這句話的深刻意義，更不了解其中的悲哀。媽，最傷心的我如今完全和您當初一樣，我捨不得和丈夫兒女分開，而現在他們四人分四地，天涯海角，相隔萬里，我一個人孤零零地住在這座破舊的風雨飄搖的房子裡，一到晚上，除了小小的鬧鐘，發出的得的得的響聲外，整個院子是靜寂的，連風吹着的一片橫葉落在地上也能聽得清清楚楚，媽，在這靜寂的午夜，我只有伴着您和爸爸的遺像，還有觀世菩薩慈悲航法師的法像讀書，寫作等才能得到一點安慰，一點快樂，要不然，生活太苦，太單調了！媽，有一件最使我感到痛苦的事，便是我的兒女並不了解我對他們的愛，正如當年，我和哥哥不了解您對我們的愛一般，現在我舉出兩個例子：

菊兒出國以後，我不知道有多少個晚上失眠，爲了望她的來信，我會跑到大門口去等郵差，一天照例去三四次；我巴不得她每天有信來，寫得密密麻麻，使我看上二三十分鐘還看不完；可是事實呢她每星期只有一封短簡，寫上寥寥數語，從來不說想念我的話，只告訴我她如何地忙，生活如何地緊張。媽，她的信，正像我寫給您的信一樣，記得我在長沙讀書時，每到寒暑假，總要找出幾個理由出來留在城裡，不肯回家；彷彿家，就是一所牢獄，進去了，就不容易出來。媽，還記得嗎？十六年的冬天，我還把您當做法官，看守，典獄長；唉！罪過！罪過！我真是罪該萬死！媽，您能饒

恕我嗎？我相信真有所謂地獄的，將來我真情願讓閻羅王把我放在十八層地獄下受難，我要跪在您的面前流着熱淚懺悔：您是那麼愛護我，關心我，體貼我；我却嫌您給我麻煩，背地裡和同學們說：「老太婆真囉嗦，我出來讀書，又不是死了，她是那麼哭哭啼啼的，真煩人……」媽，女兒當時是多麼不懂事，多麼無情無義呀！

第二件事，兒子回來了，我要陪她去看兩場好電影，他說：「我不想和你一塊兒去看，您老是喜歡囉嗦囉嗦。」他所說的囉嗦，就是說我喜歡講話，媽，您想想，我三年多不見他了，怎麼不想多和他說幾句話呢？難道媽媽的話是那麼難聽嗎？爲什麼天下的母親，喜歡聽兒女說話；而兒女却不愛聽母親的聲音？這是爲什麼？究竟爲什麼呢？

兒子要回學校了，我連忙跑出來和他握手，他坐在三輪車上笑着和我搖頭，表示我太麻煩他了。媽，我望着他望着他的車子消逝之後，回來倒在床上痛哭了一場，我無法使孩子了解我的痛苦，也不願讓他知道；我只告訴媽，只有媽是過來人，只有媽才了解這是做母親的悲哀，做母親的痛苦；也是世間最偉大，絕對不需要任何代價的母愛，至高無上的母愛呵！……

媽，再過十天，就是母親節了，我從來不敢去參加紀念會，因為我怕帶那朵白花，更怕在人面前流淚。每年到了這天，我便在家燒香默禱，祝福您和爸爸在西天快樂，幸福。

媽，有一件事，我早就應該告訴您，讓您高興高興，那便是在我六年前，已經皈依三寶，慈航老法師，是我的師父。我也像您一樣，每天早晚燃香拜觀世音菩薩。只有這樣，才能表示愛您，紀念您；同時赦免我對您不孝的罪過；爲丈夫兒女，親戚朋友祈禱平安。

（下轉第十七頁）

佛教的人生觀

省立
農學院
劉思平

佛教的整個內容，莫非是詳說着「信」「解」「行」「證」的四個次第，這個「信解行證」是約「能入之智」所看的法界緣起論，也可以說是佛教的人生實踐論。信是人道的根源，解是一切知解，行的大菩薩行，證是證入法界。

佛出世的本懷，是為要救度衆生而來的，衆生的煩惱千差萬別，各不相同，因之佛所施的法門也無量無邊，應病與藥。在整個世界之中我們人類所住的世界是屬於那一類的？佛教的立場，乃將世界分為十類，十類的世界由道德上的立場看來，地獄是最惡的世界，佛是最善良的世界，人即居在其中間。從最惡的地獄，可以一步一步地修到最善的佛世界。

在衆多的法門之中，釋迦初演的妙法，是法界緣起的法門，這是開示了入佛境界的直接法門，這個初轉的法輪，乃是現傳的華嚴經。本來華嚴的名義，是佛華莊嚴的意思，是象徵了普賢的行願，所以華嚴經也就是普賢行經。因之，我們人生的最大目標歸依如來，行普賢之行願，這是菩薩行的目的。

由於釋迦的正覺，世界都變了，我們的世界是業感果報的世界，這個業報的世界，在於佛陀自內證裏面，

却變成微妙莊嚴的世界了。佛陀自證的世界是由於智慧的光明和大願的音聲所莊嚴的國土，菩薩的行爲是歸依這個如來的世界而修的，常住的如來，首先顯示衆生的信心出來，所以菩薩行之起初，先要說「信」的功德，信是道源功德母，信心堅厚必定成佛，所以說：「信滿成佛」。以上是一「信」的功德。

第二是「解」的人生觀：普賢行的內容，要有一切知解的精神，我們所見聞知覺的一切事象，都是菩提的緣，所以學佛的人，不可以丟掉一切的智識，一切的智識都是佛教的內容，一切的智識在於佛學之前，都能成爲「自覺之學」。佛學不離世學，佛教是容許一切的學問，能善化一切學問的宗教，尤其是普賢行裏面，更要洞明一切的事理，才能够圓滿大乘的普賢行。有自覺的人，有了圓融智慧的人，都能包含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迷，能取具理於一切法中，要有這樣的善轉的精神，才能够圓滿普賢行。所以要有「一切知解」，才能够充實人生的內容。

第三是「行」的人生觀：本來釋迦的成道並不是單由於六年苦修而成功的，那是由過去無量劫的修行所成功的，所以歸依佛而行菩薩道的人，要

積德於未來無量劫。那末菩薩行的要件，第一要供養無量諸佛，第二要行無量大願行，第三要開化無量無邊的衆生，這些信願行的內容，也就是正覺的內容。爲了度盡衆生的大願大行之外，則別無所求了，自己一個人的成佛也就不管了，究竟的諸佛，却要做永遠的菩薩，不要成佛，這個意思是很深的。修菩薩行的人，都是毗盧舍那佛的宿世善友，這是貫徹華嚴經的最高精神。普賢行的內容，第一要供佛，這是信行。第二要度衆，這是願行。第三要有柔軟心，柔軟心是能容納一切，能同一切的心機，這是融會般若的心，是慈悲的方便心，是不怒不爭之心，是爲人不爲己之心，有這個大慈悲心，才能够圓滿普賢行。第四要有神力，要有神通遊戲的大自在，才能够圓滿普賢行。一念遍一切時處，自由自在，度無所度，無所不至，這是功用的必要現象。第五要學一百四十種淨行，此意義由「探玄記」第四卷裏面的「十種轉勢」可以明白，十種轉勢是：第一轉事入理勢捨家難，入空慧，第二轉染成淨勢（不貪五欲轉成功德），第三相似類轉勢（施而不著，更要多施），第四轉因成果勢（於因中，成就大果），第五轉世間出世勢（在世不染

世），第六轉依同正勢（如見聖城得金剛身），第七轉轉真勢（見假行真），第八轉人同法勢（如見病人，知身空寂，而得解脫），第九轉境成行勢（轉外相，內心相應），第十轉虛同實勢（知虛法，思真法）；以上十種是人行爲的方法。我們的一舉一動，一思一念，始終要隨事發願而無空過才行。不論所達到的順是逆，都不執不順，善用機會，就中更學習其一一的事象內容，以資我們的淨行，自己鼓勵自己而不退轉，這是菩薩行中的重要事項。第六是一切知解。第七要有「行的圓滿」，普賢行是無碍的，菩薩的修道有三位，第一是「一行中修一行」，第二是「一行中修一切行」；第三是「一切行中修一切行」。第八要迴向，自覺覺他，本來不二，但是普賢的大願行，却把一切的行爲功用，都迴向於一切衆生，這是利他爲主的廣大精神。總之，要永遠的求道生活，行無上的大願行，永爲菩薩，廣度衆生，行諸難行，發揮普賢的賢善大行爲。

第四是「證」的人生觀：「證」是要證入佛境界的意思，結果是要成佛陀的意思，證的方法有頓漸等種種辦法，其證法可分成三階段：第一段是「有漏心」轉入「無漏心」的方法；第二段是把「有爲」的行爲轉成「無爲」行爲的方法；第三段是永修菩薩行動而圓滿佛陀功德的辦法。

斷除煩惱了性空

(慧窗小拾二)

政治大學
西語系

王連生

聖美：

窗外陰霾的天氣，够使人煩悶的，這低沈沈的氣壓，真逼人窒息的。我閑空坐在靜花園，觀望着無雲的飛散，飄泊，烏有。悠悠的心情，我忘懷了惹人厭倦的陰天。陰天對於我有時倒「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我愛沈默，我更愛在暗無光的日子裡沈默。每當沈默的時候，寧靜總帶給我心靈的致遠，淡泊總賦給我心神的明志。有人說：「寂寞便能創作」，又有人說：「寂寞使人煩悶」。這樣說來，寂寞是好的也是不好的。人當孤獨的時候，最容易煩躁心緒，可是當我單獨沈默之際，我却心如泰然，不見得就煩躁不安；也許這是我不在寂寞，而在沈默的關係罷了。寂寞是心靈空虛的孤獨沈默，而沈默是心靈真善美的體驗。因此，當我一個人與自然凝為一體之時，與其說我寂寞，不如說我沈默。我不懂寂寞，但我領受沈默的真味。

聖美：沈默時，人的煩躁的心，會明瞭清澈的，也會真心灼見的，更會正心正見的，最後就可慧心悟寂的。明心見性，在佛家是常見，但怎樣才說是明心見性呢？說來這是極其難以明白的，若說人要明澈自己的心境，而看透靈源秘蘊的靈性，談何容易呢？而人若想要斷除煩惱，做到無憂無慮，觀妙自在，就得明心見性，否則，別說斷除煩惱，恐怕煩惱更生的。我們都想生活的恬靜的圓智領域

裡，找到明鏡通明的歡樂，誰不要在人間的淨土，尋找生命快樂的靈源呢？這是毫無疑問的，聖美，我想妳也不例外吧！總希望日日生活在清新，愉快，暢談的樂園裡；然而，自我慾望的難填，世事蒼桑的陷穽，社會人心的混濁，怎麼能使我們過着安穩快樂的生活呢？的確，這是不容易做到的，但這也不是不可能的，蜀道雖難，可不就難於上青天嗎！由此，我們對生活的藝術，盡須涵養超絕脫穎的，萬不可隨世隨俗，送掉甜美的生活享受，這是很可惜的。

聖美：生活固然可以盲趣樂生的，要不是我們的心靈被物慾所蒙蔽罔見天理，真的，我們無法賞識生活的誠樸之趣嗎？不會的，我們的生活，不能說不圓融的，假如我們心靈的美，遠離邪惡，毫無成見。何嘗不是清靜樂樂的美滿的生活呢？聖美，這不是我向妳說些天地的荒唐話，鼓勵妳不要追求物慾而清靜無為的，而是說當妳無法追求到物慾之夕，喚醒妳回心轉意，「不要得到，或不可能得到，不要太勉強，」「人生裡有些慧果不是我們所能完全所佔有的，除非妳是妄心狂想的嫦娥。」同時「在妳無可奈何的時候」，妳想一想我的不足道的話，或許對妳有卑微的精神幫助，供妳的心，享受靈魂深處的美妙之神性。

聖美：人生的最高原理，歸根到底是個空，榮華富貴貧窮低賤到頭來都是六尺之丘，一視同仁的，有什麼

值得妳憂慮煩心的。人間的一切形色幻相，諸如財富，名望，都是身外之物，可求則之，不可則否，它的最後相去會幾何？聖美：這佛學高深的空觀哲理要了了然，是需要妳心神經佛法洗煉的，而透過性空的哲學概念，準妳的生活，會額外地別有意味的，就像加了調味劑一樣。

聖美：生來那個沒有煩惱呢？那個不想根除煩惱呢？祇要是人，誰都斷除煩惱的，但要斷除煩惱的，絕不是人人都能的，它需要一個充分的條件且必要的條件「了性空」。空觀的原理不懂：諸行無常，諸法無我

東初法師致祖印二法師賀函

祖印二位法師：

接獲美洲寄來航訊，欣悉二位榮為禮聘，離檀赴美，主持美洲佛教新會所開幕兼佛開光崇隆典禮，以及講經宏法等一切事宜。此為華僑而受該地禮聘者之初次，不唯是二師之德望所感，尤為華僑全體之光榮。近世以來，深感我國佛教之向歐美推進者，心餘力拙，歐美之有佛教，多為日本及南傳小乘各國之輸出，中國雖為集大小乘佛教大成者之中心，而未能及時先登於歐美地區者，殊為憾事。今有二師之應聘前往講經宏法，大化廣被，可為佛教推向彼邦之先驅，亦屬彼邦眾生接受佛化之良機，故此而為彼邦慶幸，亦為二師祝賀。 肅此 敬祝 法樂

東初 合十 五月十五日



加拿大僑領詹勵吾 發大菩提捐產獎學

(本刊訊)我國旅加拿大僑領詹勵吾居士向為佛學專家，禪門大德。近年為鼓勵大專學生研究佛學，以溝通國際文化及提高道德教育，曾捐出鉅款作為獎學基金，嗣又以倡導翻印中西佛學書籍，節請世界學者共同合作，曾引起國內學者熱烈響應。此次他為紀念其伯父詹煥齋居士生前德行，更發大心，決定將其其在臺北、此次訪華之行，一共五十六天，將使他今後無論去任何地方或任何時間所不能忘懷，並虔誠祝福每一位愛護他的師友以及新聞界的朋友，表示他衷心的感謝。

美僧釋西歸 去歸賦然

(本刊訊)美僧釋西歸，於五月廿六日下午三時三十分，搭泰國國際航空公司班機去港，轉道曼谷，行前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白聖老法師曾假臨濟寺設宴歡送這位美籍弟子，宴後即陪送他去機場，釋西歸法師登機前曾向他的得戒大和尚白聖法師殷殷道別，並發表一項書面談話，由於此次寶島之行，看到人人都是豐衣足食，生活安定，教育普及，同時軍民反共情緒高昂，深信在賢明的蔣總統領導下，我國定有極其光明前途，對我國幾千年來依然放露萬丈光芒之傳統文化尤為欽慕。

煮雲法師 任導虎尾

(虎尾訊)此間虎尾寺及虎尾念佛會，因星雲法師之介紹，近聘名恭請佛教名師教家鳳山連社的煮雲法師蒞臨虎尾任虎尾寺導師及念佛會會長之職，已於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就職，到有僧尼、星雲、成一、真華等諸法師及當地信眾共四百多人，典禮莊嚴，極其盛況。咸信煮師今後對虎尾佛教當有一番貢獻。

八堵海會寺傳戒通啓

本寺為久住正法，紹續慧命，導正人心，護持國家起見；定於今年秋季，舉行傳戒道場，傳授四眾戒律。業經中國佛教會呈奉內政部核准在案。茲將受戒者應注意之事項，列舉於後：

- 一、戒壇三師：得戒大和尚：道源老法師。羯磨阿闍黎：慧三老法師。教授阿闍黎：白聖老法師。(七尊證師，在聘請中)
- 一、受戒資格：年滿二十，體格健全，思想純正，無不良嗜好者為合格。
- 一、傳戒日期：出家戒定於國曆九月十二日(農曆八月初三日)開堂。至十月十三日(九月初四日)圓滿。計三十二天。在家戒定於國曆十月十三日(九月初四日)開堂。至十九日(初十日)圓滿。計七天。
- 一、講說戒律：在傳戒期中，講說各種戒律如下：毘尼日用。沙彌律儀。四分比丘戒。比丘尼戒。梵網菩薩戒。(以上為出家戒)三歸五戒。在家菩薩戒。(以上為在家戒)。所有戒本，均由本寺供給。
- 一、戒子名額：本寺新建未久，房屋不多，出家戒只限一百名。希從速登記，以免失望！報名單，函索即寄。
- 一、贈送衣鉢：凡受出家戒者，由本寺贈送七衣一件，坐具一件，飯鉢一個，以結戒緣。
- 一、繳納戒費：出家戒新臺幣參佰元。在家戒壹佰元。如要綴衣，每件壹佰元。但要否聽便。
- 一、應用物品：出家戒，應自備五衣，大衣各一件。無論出家在家，皆須隨身帶海青(道袍)及衣服，棉被、日常用品。
- 一、報名日期：出家戒，即日開始，至農曆六月底截止。在家戒，至農曆七月底截止。
- 一、本寺地址：基隆市八堵正道山。(由八堵火車站步行十五分鐘即到。若乘公路汽車，請到「海會寺站」下車)

中華民國五十年國曆五月十五日

海會寺敬啓

緬甸佛教權威 申尼博士過臺

(本刊訊)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由東京返緬甸的申尼博士(Dr. R.L. Soti)，過臺北松山機場，停留三

十五分鐘，時間雖然很短暫，但和我們佛教界人士展開了國民外交的又一新頁。申尼博士並強調佛教是四海一家的真正的博愛精神，並不因政治的隔離而影響精神上的共鳴。是日前往機場歡迎者有白聖法師等數十人。

烈反應。此次他為紀念其伯父詹煥齋居士生前德行，更發大心，決定將其其在臺北、此次訪華之行，一共五十六天，將使他今後無論去任何地方或任何時間所不能忘懷，並虔誠祝福每一位愛護他的師友以及新聞界的朋友，表示他衷心的感謝。

市自置之重慶南路三層店面樓房一幢及倉庫等，時值新臺幣數十萬元，全部捐出，充作文化獎學基金，委請此間及僑居國外之友好，多為現任或前任大學教授組成「詹煥齋居士佛教文化獎學基金會」，其宗旨為：①設置大專獎學金獎助金及辦理其他有關佛教文化獎學事宜；②資助編印翻譯及出版中西佛學書籍等事項。聞該會業於五月廿八日於臺北召開籌備會議，現正辦理聲請設立財團法人之手續，一俟奉准立案後，即將依照宗旨開始工作。詹居士此一財法兼施之勝舉，實為大專學生研究佛學之佳音，亦將為中國佛教文化史上寫下新頁，堪為十方諸佛所共讚嘆，佛教四眾弟子繼起效法。

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 發放檀華捐贈救濟衣

（本報訊）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自十月十四日在該館發放檀華捐贈救濟衣，親自主持，發放一批舊衣，貧民舊衣，衣係來自美國，由夏威夷中會佛總印，泉慈二位法師，理事長鄧榮榮居士等向該會會員及旅檀僑胞勸募而來。這批舊衣，早於去年秋季，即已募就，因為沒有適當的免費船隻，致到今年四月下旬，才由我海軍東海艦運抵臺灣。這批舊衣，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東初法師，也是費盡心力，自去年秋季開始，即向各方面連絡運輸工具，以期早日運到祖國救濟貧寒同胞，這次東海艦先船左營，後駛基隆，因此徒勞往返於南北之間，財力精力，都是損失，好在此為，慈善事業，旅檀僑胞既有解衣衣人的熱忱，東初法師自也有其慈悲救世的精神了。所以舊衣運到該館之後，在分配包裝的過程中，每件衣物，都先親自檢查，務期做到分得合理公平，於此可見其苦心一斑。鑒於這批舊衣，多係夏季用物，為使受惠貧民得以適時充分利用，故提前發放，該四日上午，依照預定，是到十時發放，但因許多貧民，各懷懷着期待的心情，七時左右即已列成行，東初法師為了不忍使他們久等，便於領受念佛並略向貧民說明衣服即開始發放。這次因為衣服較諸往年為多，為好大的，所以貧民們各自領得笑逐顏開地念聲阿彌陀佛。

青松法師赴日深造 臺北師友紛往送行

（本報訊）臺北松山寺之青松法師，已於上（五）月廿五日下午一時，分乘西北航空公公司班機飛日深造。青松法師年有為好學不輟，近年來寫作甚勤，著品很多。彼為求深造起見，年前即會籌辦赴日手續，經年餘來之努力奔走，到現在此各項手續均已辦妥。聞此次松法師出國，該寺道安法師對其經濟上之幫助很大，道老愛護青年，培植僧材，甚為難得。廿五日下午一時，分乘西北航空公公司班機飛日深造。該日前往送行者有道安法師百餘人，盛況空前，得未曾有。

人生第十三卷第五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支出部份	
讀者捐助	二、二九五、〇〇〇	印刷費	一、四五〇、〇〇〇
訂期刊費	二、二九五、〇〇〇	校對費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上期結存	三、三九四、〇〇〇	郵資費	三、〇〇〇、〇〇〇
共計	八、〇八四、〇〇〇	共計	六、七四〇、〇〇〇
本期結存	一、三四四、〇〇〇	共計	一、三四四、〇〇〇

人生雜誌社 謹啓

臺中慎齋堂新址竣工 光開持主師法初東臺

（本報訊）臺中市西區慎齋堂，是市內古名刹，在臺灣佛教史上，曾有不少的貢獻。年來因為都市計畫，將該堂堂址，列入街道，故接受政府指導，另覓新址重建。新址仍在中市西區內，先由賴天居士效須達長者施地大願，捐地二百坪，繼由林與帖好人，秉舍利弗督建，建經精舍精神，策劃建築事項，前後歷時八月，耗資一百五十萬元。尤以大殿，瑰麗堂皇，其庭園佈置極盡精巧，能事，莊嚴清淨幽雅，瞻全省第一，每日相繼前往參拜者，絡繹不絕。殿堂已竣工並於農曆四月初八日，恭請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東初老法師，前往主持佛像開光。當日到有中市善信及地方首長等共五百餘人，可謂盛況空前。另悉預計在今年秋季就緒，即行落成典禮。

現代佛教文選委員會啓事

現代佛教文選自「論集」出版以後，因銷行不廣，至迄今未將文叢、雜叢陸續出版。茲又適主編青松法師東渡深造，故本文選文，雖在短期內尚難繼續出版。然青松師東行前夕，已將續（文叢）編事宜、商請某出版機構負責，編輯仍由劉冰涵居士擔任。特此奉聞，並向預約大德深致歉意！

現代佛教文選委員會謹啟

青松謝啓

青松此次東渡，承蒙諸方師友及各大居士護持，至為感激，惟因行色匆促，未能一一踵辭，謹此致歉，並申謝忱！

青松敬啓

博愛茶食品行

精製各種名茶
經銷中外罐頭
西點麵包壽喜蛋糕
南北土產應有盡有
歡迎教友特別公道
地址：臺北市中正路一七五〇號
電話：二二六一九號
設郵購部：郵局劃撥一八六八號購茶葉五斤
免費寄達未滿五斤加付寄費四圓

八卦山大佛像簡介

高七十二尺

高達七十二尺方圓七畝的彰化八卦山大佛(如圖)

佛身塑造工程業已全部竣工，其餘如廟院靈塔等附屬建築則正在逐步集資興建。縣區佛徒及善男信女於五月廿二日農曆浴佛節(四月初八日)為大佛法相舉行盛大隆重的開光典禮，全省各大寺院住持高僧法師及佛教人士均蒞彰化參加大典。

大佛矗立於彰化八卦山巔，寶相莊嚴，氣象萬千，方圓十公里內俱可見及，登臨膜拜，則更是四下全景盡收眼底，為彰化的名山勝景更增聖蹟。

在八卦山大佛塑成之前，日本奈良縣高六十六尺的佛像曾被譽為世界大佛，但如今顯然不能再專美，這七十二尺高的八卦山大佛才是魁首獨占，為國內



上月二十二日舉行開光典禮的彰化八卦山大佛，高七十二尺，佔地方圓七畝，為目前世界最大之佛像。

外的佛教信徒及觀光人士衆所矚目的世界最大佛像了。

世界最大佛像

這尊世界最大的佛像，佛身淨高七十二尺，連座及底台佔地七畝，連座高十四尺，佛身長達五尺六寸二分，眼長三尺七寸六分，口長五尺九寸四分，耳長十尺五寸二分，兩肩幅長十三尺二寸，胸圍四十四尺七寸，佛掌長十一尺，每指長七尺三寸，巍然矗立於八卦山巔，自臺中至溪州的縱貫公路俱可瞻仰。

八卦大佛的興建，係於民國四十五年元月十五日開始籌備，由彰化市的佛教徒推派委員組成八卦山大佛工程建造促進委員會，推請王裕芳為會長，世溪松為副會長，委員計有李水岸、黃金川、林波水、盧連旺、林連波、黃水生、黃喬松、王媽成、謝清枝、楊錦枝、蔡玉惠、傅妙椿等十二人，於同年三月四日破土，五月十七日奠基，一面募集經費，一面動工興建，所需資金，完全來自民間善男信女的自動募集，塑工亦多由信徒工匠自動捐工，工程進行一波三折且屢遭擱置，多虧善男信女及熱心人士的不斷輸募，方能於經費等重重困難中底成。

經費百五十萬

八卦山大佛工程分內外兩部，外部工程即佛身的塑造業已全部竣工，計耗資一百五十六萬八千三百八十元，其中包括捐款一百萬另三百八十元，捐工三萬五千工，折計五十二萬五千元。佛身內部共有六層，可以登臨至佛頂，但尚須續作土木工程設施，並擬於各層塑建五百羅漢，藏經室及其他裝飾設置，估計尚須經費一百萬元，仍有待於

信徒們及熱心人士的踴躍捐集方能有成。

大佛促進會為配合觀光事業，經於四十七年十月十二日改組成立財團法人八卦山風景協建會，決以民間力量，繼續興建大佛殿，忠靈塔，九龍池及佛學院等工程，一以弘揚佛法，一以配合觀光，惟需費浩大，恐非短期內一蹴可幾，這廣大的心願，仍有待於十方施捨，共襄盛舉。

名山勝蹟

八卦山大佛現址，即原日據時代之白川神社遺跡，可以遠眺鹿港潮汐，也可以俯瞰彰化市景。今年植樹節，全省各界在彰化集會時，在佛像前廣場植樹紀念，省府主席周至柔，議長黃朝琴及部份省議員均曾手植菩提樹一株誌念，如今佛像已成。廣場側近林木扶疏，花草繁茂，相與點綴，名山勝蹟，相得益彰。

彰化市首屆大佛金像獎賽

(彰化訊)臺灣省首屆彰化大佛金像獎賽，軟式網球比賽大會，上月廿日起三天在彰化市中山公園舉行，參加比賽的計有(一)社會男子組團體賽五十三隊，其中甲組八隊，乙組九隊，丙組廿六隊。(二)老爺OB組團體賽八隊。(三)初中男子組團體賽六隊。(四)社會女子組個人賽十四隊。開幕典禮於上月廿日上午八時舉行，由名譽會長孫連仲主持。茲誌每日賽程如下：(一)廿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半為初中男子組及社會男子組(甲、乙、丙)初賽。(二)廿一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半，初中男子組及社會男子甲乙組決賽，社會女子組及老爺OB組初賽。(三)廿二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社會男子丙組，社會女子組，老爺OB組決賽。

美洲佛教會佛像開光特寫

記者

(美洲訊) 夏威夷中華佛教總會住持泉慧和祖印二法師，前應三藩市美洲佛教會禮請前往該會主持佛像開光典禮。已於五月十四日隆重舉行。

先是在五月七日那天，二師乘泛



美洲佛教會高郵密所各僑領善信到金門
機場歡迎泉慧和祖印二法師時攝影留念

美噴射客機離開檀香山，直飛三藩市。在檀香山送法師的有中華佛教總會副理事長胡星居士、秘書黃仲乾夫婦、司庫陳金源夫婦等數十人，法師當晚抵達三藩市，歡迎者有夏威夷中華佛教總會主席鄧榮榮，美洲佛教會主

席梁民惠等數十人，情況熱烈。因為自三藩市開埠以來，由我國華僧法師主持佛像開光還是第一次哩！

五月十四日這一天上午十時，到觀禮貴賓五百餘人，首由泉慧法師前行領導，祖印法師殿後楊枝甘露，遍灑壇場一週，清淨佛地，次由泉慧法師主持西方三聖，文殊普賢，地藏尊等菩薩聖像開光。十一時由祖印法師主持上供儀式，供養十方諸佛菩薩並宣讀疏文，表揚發心者功德。十二時剪綵節目開始，秩序第一

、祖印法師在佛前主持佛教儀式，為眾祝禱。二、孫碧奇總領事鄧榮榮居士主持剪綵。三、請法師就座。四、請來賓就座。五、泉慧法師演講「佛學與學佛」佛學是解，學佛是行，解行相應，才是正信的佛弟子。六、梁民惠主席讀開光宣言。七、中華會館總董李枝榮演講，略謂：中國佛教在農村時代，注重儀式，不重義理，在二次大戰後佛教泛播歐美，儀式與教義並

重，誠發展佛教的好現象。八、張君勳博士演講，最後介紹法師略歷及與來賓相見。散會後該會敬設如意大齋供衆，與會善信，皆大歡喜。

按美洲大陸，自有佛教組織以來，請華僧主持佛像開光者，實以該會為首次，所以整個三藩市三間中文報館和三間英文報館，均派記者參加盛會，親訪新聞。三藩市最有名Chronicle西報，用絕大篇幅，刊登法師照片及事略，並由世界通訊社特約記者將法會情形攝影錄首分發各地電視傳真播放。三藩市KPIX電視傳真於五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時最先播送該會開幕情形和泉慧法師講演節目。



泉慧法師領眾誦經，後排左戴眼鏡者梁民惠居士，後中女為梅智珠居士，她為該會發起入中出錢最多者（美金一萬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二〇九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字第二〇九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



上左 泉慧法師在美洲佛教會演說佛法
上右 泉慧法師向信眾開演佛法
下左 泉慧法師為西方三聖主持開光
下右 泉慧法師在美洲佛教會演說佛法

「禪學大成」半價預約辦法

- 一、全集五十九種壹百一十四卷。模造紙三十二開本，三千八百頁，精裝六冊。每部定價新臺幣三百元，半價預約每部實收新臺幣一百五十元，另加郵費五元。臺灣寄費免收，海外訂價港幣六十元，半價預約三十元，另加郵費五元。
- 二、本年三月十五日開始登記預約，六月底出書。交款辦法，國內請利用人生雜誌一八二五五「郵劃賬戶」，免費匯款。海外則由人生雜誌分社接洽預約。

中華佛教文化館謹啓

北投光明路
二六〇號

「禪學大成」七大特色

- 一、本書原係日人編輯，搜集中日、韓、三國歷代禪宗高僧名著總共一百一十四卷，三千八百頁，是禪學中最完善之讀本，此為特色者一。
- 二、本書百分之九十以上係我國歷代禪家名著，餘係日韓高僧作品。對禪學不啻作一歷史性系統介紹。且為研究禪學者一有力的參考，此為特色者二。
- 三、本書每冊開始，載有解題，對全書所收各篇名著，內容、版本、作者身分、歷史，逐一加以考證說明，俾讀者於數分鐘內洞悉瞭解全書大意，此為特色者三。
- 四、本書所收禪學名著，上自盛唐，下迄明季，舉凡禪家巨匠名著，無不包括殆盡，較之現存各種孤本禪宗語錄，特為完善，此為特色者四。
- 五、本書內容若千稿為詩文筆記性質，讀者除因而了解禪理外，對於佛門之文學氣韻與踐履風格，皆有深切之認識，此為特色者五。
- 六、本書著作人或中國禪僧東渡，或東國禪僧西來，讀之可以追溯當年兩方佛教交流狀態，且因而涉及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實為學術上之珍貴資料，此為特色者六。
- 七、本書洋裝巨帙，皮藏既宜，攜帶尤便，此為特色者七。

編後話

本刊本期的內容，堪稱篇篇精彩，多性質的佳構於一爐。這是作者大德，有沉重的時論，有令人興奮的報導，同時，本刊發行人東初法師，爲了答謝讀者們的愛護，本期特出畫頁多幅。有娓娓而談的抒感，有描繪細緻的小說，更難得的，是聚禪、教、律諸順告諸讀者。——編者

訂閱 訂閱全年臺幣參拾元（海外港幣十二元）
辦法 每期零售臺幣三元
請用本刊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匯訂